

了凡四训

袁了凡

目 录

序	4
I 原文	6
第一篇 立命之学	7
第二篇 改过之法	17
第三篇 积善之方	22

第四篇 谦德之效	38
----------------	----

II 译文	43
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篇 立命之学	44
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篇 改过之法	66
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篇 积善之方	78
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篇 谦德之效	117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III 附录	126
--------------	-----

袁了凡居士传	127
--------------	-----

云谷先大师传	131
--------------	-----

序

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，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，教戒他的儿子袁天启，认识命运的真相，明辨善恶的标准，改过迁善的方法，以及行善积德谦虚种种的效验；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“现身说法”；读了可以使人心目豁开，信心勇气倍增，亟欲效法了凡先生，来改造自己的命运；实在是一本有益世道人心，转移社会风气不可多得的好书。

袁了凡（1533-1606），出生于嘉善县魏塘镇，初名表，后改名黄，字庆远，又字坤仪、仪甫，初号学海，后改了凡，后人常以其号了凡称之。袁了凡是明朝重要思想家，是迄今所知中国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。他的《了凡四

训》融会禅学与理学，劝人积善改过，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，提倡记功过格，在社会上流行一时。

Part I

原文

第一篇 立命之学

余童年丧父，老母命弃举业学医，谓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习一艺以成名，尔父夙心也。后余在慈云寺，遇一老者，修髯伟貌，飘飘若仙，余敬礼之。语余曰：「子仕路中人也，明年即进学，何不读书？」

余告以故，并叩老者姓氏里居。

曰：「吾姓孔，云南人也。得邵子皇极数正传，数该传汝。」

余引之归，告母。

母曰：「善待之。」

试其数，^{xiān xī jiē yàn}纤悉皆验。余遂启读书之念，谋之表兄沈称，言：「郁海谷先生，在沈友夫家开馆，我送汝寄学甚便。」

余遂礼郁为师。

孔为余起数：县考童生，当十四名；府考七十一名，^{bù}提学考第九名。明年赴考，三处名数皆合。复为卜^{jiù}终身休咎，言：某年考第几名，某年当补廪^{lǐn}，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，当选四川一大尹，在任三年半，即宜告归。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，当终于正寝，惜无子。余备录而谨记之。

自此以后，凡遇考校，其名数先后，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。独算余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；及食米七十一石，屠宗师即批准补贡，余窃疑之。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，直至丁卯年（公元 1567 年），^{yīn qiū míng}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，叹曰：「五策，即五篇奏议也，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，^{bó qià yān guàn}老于窗下乎！」遂依县申文准贡，连前食米计之，实九十一石五斗也。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，迟速有时，^{dàn}澹然无求矣。

贡入燕都，留京一年，终日静坐，不阅文字。己巳（公元 1569 年）归，^{yōng}游南雍，未入监，先访云谷会禅师于

栖霞山中，对坐一室，凡三昼夜不瞑目。

云谷问曰：「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，只为妄念相缠耳。汝坐三日，不见起一妄念，何也？」

余曰：「吾为孔先生算定，荣辱生死，皆有定数，即要妄想，亦无可妄想。」

云谷笑曰：「我待汝是豪杰，原来只是凡夫。」

问其故？

曰：「人未能无心，终为阴阳所缚，安得无数？但惟凡人有数；极善之人，数固拘他不定；极恶之人，数亦拘他不定。汝二十年来，被他算定，不曾转动一毫，岂非是凡夫？」

余问曰：「然则数可逃乎？」

曰：「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诗书所称，的为明训。我教典中说：『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。』夫妄语乃释迦大戒，诸佛菩萨，岂诳语欺人？」

余进曰：「孟子言：『求则得之』，是求在我者也。道德仁义可以力求；功名富贵，如何求得？」

云谷曰：「孟子之言不错，汝自错解耳。汝不见六祖说：『一切福田，不离方寸；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』求在我，不独得道德仁义，亦得功名富贵；内外双得，是求有益于得也。若不反躬内省，而徒向外驰求，则求之有道，而得之有命矣，内外双失，故无益。」

因问：「孔公算汝终身若何？」

余以实告。

云谷曰：「汝自揣^{chuāi}应得科第否？应生子否？」

余追省良久，曰：「不应也。科第中人，类有福相，余福薄，又不能积功累行，以基厚福；兼不耐烦剧，不能容人；时或以才智盖人，直心直行，轻言妄谈。凡此皆薄福之相也，岂宜科第哉。」

地之秽^{huì}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；余好洁，宜无子者一；和气能育万物，余善怒，宜无子者二；爱为生生之本，忍为不育之根；余矜^{jīn}惜名节，常不能舍己救人，宜无

子者三；多言耗气，宜无子者四；喜饮铄精，宜无子者五；
好彻夜长坐，而不知葆元毓神，bǎo yuán yù shén宜无子者六。其余过恶尚多，不能悉数。」
shuò yú

云谷曰：「岂惟科第哉。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之产者，定是百金人物；应饿死者，定是饿死人物；
dǔ xiān天不过因材而笃，几曾加纤毫意思。」

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；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；其斩焉无后者，德至薄也。

汝今既知非。将向来不发科第，及不生子之相，尽情改刷；务要积德，务要包荒，务要和爱，务要惜精神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；此义理再生之身。

夫血肉之身，尚然有数；义理之身，岂不能格天。太甲曰：『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诗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，不生子者，此天作之孽，犹可得而违；汝今扩充德性，力行善事，多积阴德，此自己所作之福也，安得而不受享乎？

易为君子谋，趋吉避凶；若言天命有常，吉何可趋，凶何可避？开章第一义，便说：『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。』汝信得及否？」

余信其言，拜而受教。因将往日之罪，佛前尽情发露，为疏一通，先求登科；誓行善事三千条，以报天地祖宗之德。

云谷出功过格示余，令所行之事，逐日登记；善则记数，恶则退除，且教持准提咒，以期必验。

语余曰：「符篆家有云：『不会书符，被鬼神笑。』此有秘传，只是不动念也。执笔书符，先把万缘放下，一尘不起。从此念头不动处，下一点，谓之混沌开基。由此而一笔挥成，更无思虑，此符便灵。凡祈天立命，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。」

孟子论立命之学，而曰：『夭寿不贰。』夫夭寿，至贰者也。当其不动念时，孰为夭，孰为寿？细分之，丰歉不贰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；穷通不贰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；夭寿不贰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。人生世间，惟死生为重，曰夭寿，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。

至修身以俟之，乃积德祈天之事。曰修，则身有过恶，皆当治而去之；曰俟，则一毫觊觎，一毫将迎，皆当斩绝之矣。到此地位，直造先天之境，即此便是实学。

汝未能无心，但能持准提咒，无记无数，不令间断，持得纯熟，于持中不持，于不持中持。到得念头不动，则灵验矣。」

余初号学海，是日改号了凡；盖悟立命之说，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。从此而后，终日兢兢，便觉与前不同。前日只是悠悠放任，到此自有战兢惕厉景象，在暗室屋漏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；遇人憎我毁我，自能恬然容受。

到明年（公元 1570 年）礼部考科举，孔先生算该第三，忽考第一；其言不验，而秋闱中式矣。然行义未纯，检身多误；或见善而行之不勇，或救人而心常自疑；或身勉为善，而口有过言；或醒时操持，而醉后放逸；以过折功，日常虚度。自己巳岁（公元 1569 年）发愿，直至己卯岁（公元 1579 年），历十馀年，而三千善行始完。

时方从李渐庵入关，未及回向。庚辰（公元 1580 年）南还。始请性空，慧空诸上人，就东塔禅堂回向。遂起求

子愿，亦许行三千善事。辛巳 (公元 1581 年)，生男天启。

余行一事，随以笔记；汝母不能书，每行一事，辄用鹅毛管，印一朱圈于历日之上。或施食贫人，或买放生命，一日有多至十馀者。至癸未 (公元 1583 年) 八月，三千之数已满。复请性空辈，就家庭回向。九月十三日，复起求中进士愿，许行善事一万条，丙戌 (公元 1586 年) 登第，授宝坻知县。

余置空格一册，名曰治心篇。晨起坐堂，家人携付门役，置案上，所行善恶，纤悉必记。夜则设桌于庭，效赵阅道焚香告帝。

汝母见所行不多，辄颦蹙曰：「我前在家，相助为善，故三千之数得完；今许一万，衙中无事可行，何时得圆满乎？」

夜间偶梦见一神人，余言善事难完之故。神曰：「只减粮一节，万行俱完矣。」盖宝坻之田，每亩二分三厘七毫。余为区处，减至一分四厘六毫，委有此事，心颇惊疑。适幻余禅师自五台来，余以梦告之，且问此事宜信否？

师曰：「善心真切，即一行可当万善，况合县减粮，万

民受福乎？」

吾即捐俸^{fèng}银，请其就五台山斋僧一万而回向之。

孔公算予五十三岁有厄，余未尝祈寿，是岁竟无恙，今六十九矣。书曰：「天难^{chén}谄^{mí}，命靡常。」又云：「惟命不于常」，皆非诳语。吾于是而知，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，乃圣贤之言。若谓祸福惟天所命，则世俗之论矣。

汝之命，未知若何？即命当荣显，常作落^{fú}寞^{nì}想；即时当顺利，常作拂^{pín}逆^{jù}想；即眼前足食，常作贫^{pín}窶^{jù}想；即人相爱敬，常作恐惧想；即家世望重，常作卑下想；即学问颇优，常作浅陋想。

远思扬祖宗之德，近思盖^{qiān}父母之愆；上思报国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；外思济人之急，内思闲己之邪。

务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过；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即一日无步可进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，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者，只为因循二字，耽阁一生。

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，乃至精至邃^{sui}，至真至正之

理，其熟玩而勉行之，毋自^{wú}旷也。

第二篇 改过之法

春秋诸大夫，见人言动，亿而谈其祸福，靡不验者，左国诸记可观也。大都吉凶之兆，萌乎心而动乎四体，其过于厚者常获福，过于薄者常近祸，俗眼多翳，谓有未定而不可测者。至诚合天，福之将至，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。祸之将至，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。今欲获福而远祸，未论行善，先须改过。

但改过者，第一，要发耻心。思古之圣贤，与我同为丈夫，彼何以百世可师？我何以一身瓦裂？耽染尘情，私行不义，谓人不知，傲然无愧，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；世之可羞可耻者，莫大乎此。孟子曰：耻之于人大矣。以其得之则圣贤，失之则禽兽耳。此改过之要机也。

第二，要发畏心。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，吾虽过在隐微，而天地鬼神，实鉴临之，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现福，吾何可以不惧？不惟此也。闲居之地，指视昭然；吾虽掩之甚密，文之甚巧，而肺肝早露，终难自欺；被人觑破，不值一文矣，乌得不懔懔？不惟是也。一息尚存，弥天之恶，犹可悔改；古人有一生作恶，临死悔悟，发一善念，遂得善终者。谓一念猛厉，足以涤百年之恶也。譬如千年幽谷，一灯才照，则千年之暗俱除；故过不论久近，惟以改为贵。但尘世无常，肉身易殒，一息不属，欲改无由矣。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，虽孝子慈孙，不能洗涤；幽则千百劫沉沦狱报，虽圣贤佛菩萨，不能援引。乌得不畏？

第三，须发勇心。人不改过，多是因循退缩；吾须奋然奋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。小者如芒刺在肉，速与抉剔；大者如毒蛇啮指，速与斩除，无丝毫凝滞，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。

具是三心，则有过斯改，如春冰遇日，何患不消乎？然人之过，有从事上改者，有从理上改者，有从心上改者；工夫不同，效验亦异。

如前日杀生，今戒不杀；前日怒詈，今戒不怒；此就

其事而改之者也。强制于外，其难百倍，且病根终在，东灭西生，非究竟廓然之道也。

善改过者，未禁其事，先明其理；如过在杀生，即思曰：上帝好生，物皆恋命，杀彼养己，岂能自安？且彼之杀也，既受屠割，复入鼎镬^{huò}，种种痛苦，彻入骨髓；己之养也，珍膏罗列，食过即空，疏食菜羹^{gēng}，尽可充腹，何必戕^{qiāng}彼之生，损己之福哉？又思血气之属，皆含灵知，既有灵知，皆我一体；纵不能躬修至德，使之尊我亲我，岂可日戕物命，使之仇我憾我于无穷也？一思及此，将有对食痛心，不能下咽者矣。

如前日好怒，必思曰：人有不及，情所宜矜；悖理相干，于我何与？本无可怒者。又思天下无自是之豪杰，亦无尤人之学问；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感未至也。吾悉以自反^{bàng}，则谤毁^{jīn}之来，皆磨炼玉成之地；我将欢然受赐，何怒之有？

又闻而不怒，虽谗焰薰天，如举火焚空，终将自息；闻谤而怒，虽巧心力辩，如春蚕作茧，自取缠绵；怒不惟无益，且有害也。其余种种过恶，皆当据理思之。

此理既明，过将自止。

何谓从心而改？过有千端，惟心所造；吾心不动，过安从生？学者于好色，好名，好货，好怒，种种诸过，不必逐类寻求；但当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如太阳当空，^{wángliáng}魍魉潜消，此精一之真传也。过由心造，亦由心改，如斩毒树，直断其根，^{xī}奚必枝枝而伐，叶叶而摘哉？

大抵最上治心，当下清净；才动即觉，觉之即无；苟未能然，须明理以遣之；又未能然，须随事以禁之；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为失策。执下而昧上，则拙矣。

顾发愿改过，明须良朋提醒，幽须鬼神证明；一心忏悔，昼夜不懈，经一七，二七，以至一月，二月，三月，必有效验。

或觉心神恬旷；或觉智慧顿开；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；或遇怨仇而回嗔作喜；或梦吐黑物；或梦往圣先贤，提携接引；或梦飞步太虚；或梦幢幡宝盖，种种胜事，皆过消罪灭之象也。然不得执此自高，画而不进。

昔蘧伯玉当二十岁时，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。至二十一岁，乃知前之所改，未尽也；及二十二岁，回视二十一岁，犹在梦中，岁复一岁，递递改之，行年五十，而

犹知四十九年之非，古人改过之学如此。

吾辈身为凡流，过恶猬集，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其有过者，心粗而眼翳也。然人之过恶深重者，亦有效验：或心神昏塞，转头即忘；或无事而常烦恼；或见君子而赧然相沮^{jǔ}；或闻正论而不乐；或施惠而人反怨；或夜梦颠倒，甚则妄言失志；皆作孽之相也，苟一类此，即须奋发，舍旧图新，幸勿自误。

第三篇 积善之方

易曰：「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。」昔颜氏将以女妻叔梁纥，而历叙其祖宗积德之长，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。孔子称舜之大孝，曰：「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」，皆至论也。试以往事徵之。

杨少师荣，建宁人。世以济渡为生，久雨溪涨，横流冲毁民居，溺死者顺流而下，他舟皆捞取货物，独少师曾祖及祖，惟救人，而货物一无所取，乡人嗤其愚。逮少师父生，家渐裕，有神人化为道者，语之曰：「汝祖父有阴功，子孙当贵显，宜葬某地。」遂依其所指而窆之，即今白兔坟也。后生少师，弱冠登第，位至三公，加曾祖，祖父，如其官。子孙贵盛，至今尚多贤者。

鄞人杨自^{yín}慝，初为县吏，存心仁厚，守法公平。时县宰严肃，偶挞一囚^{tà}，血流满前，而怒犹未息，杨跪而宽解之。宰曰：「怎奈此人越法悖理，不由人不怒。」

自慝叩首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矜勿喜；喜且不可，而况怒乎？」宰为之霁^{jì}颜。

家甚贫，馈遗^{kuì}一无所取，遇囚人乏粮，常多方以济之。一日，有新囚数人待哺^{bū}，家又缺米；给囚则家人无食；自顾则囚人堪悯；与其妇商之。

妇曰：「囚从何来？」

曰：「自杭而来。沿路忍饥，菜色可掬^{jū}。」

因撤己之米，煮粥以食囚。后生二子，长曰守陈，次曰守址，为南北吏部侍郎；长孙为刑部侍郎；次孙为四川廉宪，又俱为名臣；今楚亭，德政，亦其裔也。

昔正统间，邓茂七倡乱于福建，士民从贼者甚众；朝廷起鄞县张都宪楷南征，以计擒贼，后委布政司谢都事，搜杀东路贼党；谢求贼中党附册籍，凡不附贼者，密授以白布小旗，约兵至日，插旗门首，戒军兵无妄杀，全活万

人；后谢之子迁，中状元，为宰辅；孙丕，复中探花。

莆田林氏，先世有老母好善，常作粉团施人，求取即与之，无倦色；一仙化为道人，每旦索食六七团。母日日与之，终三年如一日，乃知其诚也。因谓之曰：「吾食汝三年粉团，何以报汝？府后有一地，葬之，子孙官爵，有一升麻子之数。」

其子依所点葬之，初世即有九人登第，累代簪纓甚盛，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。

冯琢庵太史之父，为邑庠生。隆冬早起赴学，路遇一人，倒卧雪中，扪之，半僵矣。遂解己绵裘衣之，且扶归救苏。梦神告之曰：「汝救人一命，出至诚心，吾遣韩琦为汝子。」及生琢庵，遂名琦。

台州应尚书，壮年习业于山中。夜鬼啸集，往往惊人，公不惧也；一夕闻鬼云：「某妇以夫久客不归，翁姑逼其嫁人。明夜当缢死于此，吾得代矣。」公潜卖田，得银四两。即伪作其夫之书，寄银还家；其父母见书，以手迹不类，疑之。

既而曰：「书可假，银不可假，想儿无恙。」妇遂不

嫁。其子后归，夫妇相保如初。

公又闻鬼语曰：「我当得代，奈此秀才坏吾事。」

旁一鬼曰：「尔何不祸之？」

曰：「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尚书矣，吾何得而祸之？」

应公因此益自努励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；遇岁饥，辄捐谷以赈之；遇亲戚有急，辄委曲维持；遇有横逆，辄反躬自责，怡然顺受；子孙登科第者，今累累也。

常熟徐凤竹^{shì}栻，其父素富，偶遇年荒，先捐租以为同邑之倡，又分谷以赈贫乏，夜闻鬼唱于门曰：「千不诒，万不诒；徐家秀才，做到了举人郎。」相续而呼，连夜不断。是岁，凤竹果举于乡，其父因而益积德，孳孳^{zī zī}不怠，修桥修路，斋僧接众，凡有利益，无不尽心。后又闻鬼唱于门曰：「千不诒，万不诒；徐家举人，直做到都堂。」凤竹官终两浙巡抚。

嘉兴屠康僖公，初为刑部主事，宿狱中，细询诸囚情状，得无辜者若干人，公不自以为功，密疏其事，以白堂

官。后朝审，堂官摘其语，以讯诸囚，无不服者，释冤抑十余人。一时^{niǎn}輦下咸颂尚书之明。

公复稟曰：「^{bǐng}輦轂之下，尚多冤民，四海之广，兆民之众，岂无枉者？宜五年差一减刑官，核实而平反之。」

尚书为奏，允其议。时公亦差减刑之列，梦一神告之曰：「汝命无子，今减刑之议，深合天心，上帝赐汝三子，皆衣紫腰金。」是夕夫人有娠，后生应^{shēn}埏，应^{xūn}坤，应^{jùn}埡，皆显官。

嘉兴包凭，字信之，其父为池阳太守，生七子，凭最少，^{zhuì}赘平湖袁氏，与吾父往来甚厚，博学高才，累举不第，留心二氏之学。一日东游^{mào}溇湖，偶至一村寺中，见观音像，淋漓露立，即解囊中十金，授主僧，令修屋宇，僧告以功大银少，不能竣事；复取^{pí}松布四疋，检^{qiè}篋中衣七件与之，内^{zhù zhé}纨褶，系新置，其仆请已之。

凭曰：「但得圣像无恙，吾虽裸裎何伤？」^{chéng}

僧垂泪曰：「舍银及衣布，犹非难事。只此一点心，如何易得。」

后功完，拉老父同游，宿寺中。公梦伽蓝来谢曰：「汝子当享世禄矣。」后子汴，^{biàn}孙怪芳，^{chēng}皆登第，作显官。

嘉善支立之父，为刑房吏，有囚无辜陷重辟，意哀之，欲求其生。囚语其妻曰：「支公嘉意，愧无以报，明日延之下乡，汝以身事之，彼或肯用意，则我可生也。」其妻泣而听命。及至，妻自出劝酒，具告以夫意。支不听，卒为尽力平反之。囚出狱，夫妻登门叩谢曰：「公如此厚德，晚世所稀，今无子，吾有弱女，送为箕帚妾，^{jī zhǒu}此则礼之可通者。」支为备礼而纳之，生立，弱冠中魁，^{lún}官至翰林孔目，立生高，高生禄，皆贡为学博。禄生大纶，登第。

凡此十条，所行不同，同归于善而已。若复精而言之，则善有真，有假；有端，有曲；有阴，有阳；有是，有非；有偏，有正；有半，有满；有大，有小；有难，有易；皆当深辨。为善而不穷理，则自谓行持，岂知造孽，枉费苦心，无益也。

何谓真假？昔有儒生数辈，^{yè}谒中峰和尚，问曰：「佛氏论善恶报应，如影随形。今某人善，而子孙不兴；某人恶，而家门隆盛；佛说无稽矣。」

中峰云：「凡情未涤，^{dí}正眼未开，认善为恶，指恶为

善，往往有之。不憾己之是非颠倒，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？」

众曰：「善恶何致相反？」

中峰令试言。

一人谓「¹¹詈人殴人是恶；敬人礼人是善。」

中峰云：「未必然也。」

一人谓「贪财妄取是恶，廉洁有守是善。」

中峰云：「未必然也。」

众人历言其状，中峰皆谓不然。因请问。

中峰告之曰：「有益于人，是善；有益于己，是恶。有益于人，则殴人，詈人皆善也；有益于己，则敬人，礼人皆恶也。是故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公，公则为真；利己者私，私则为假。又根心者真，袭迹者假；又无为而为者真，有为而为者假；皆当自考。」

何谓端曲？今人见谨愿之士，类称为善而取之；圣人则宁取狂狷。至于谨愿之士，虽一乡皆好，而必以为德之贼；是世人之善恶，分明与圣人相反。推此一端，种种取舍，无有不谬；天地鬼神^{miù}之福善祸淫，皆与圣人同是非，而不与世俗同取舍。凡欲积善，决不可徇耳目，惟从心源隐微处，默默洗涤，纯是济世之心，则为端；苟有一毫媚世之心，即为曲；纯是爱人之心，则为端；有一毫愤世之心，即为曲；纯是敬人之心，则为端；有一毫玩世之心，即为曲；皆当细辨。

何谓阴阳？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；为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阴德，天报之；阳善，享世名。名，亦福也。名者，造物所忌；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，多有奇祸；人之无过咎而横被恶名者，子孙往往骤发，阴阳之际微矣哉。

何谓是非？鲁国之法，鲁人有赎人臣妾于诸侯，皆受金于府，子贡赎人而不受金。孔子闻而恶之曰：「赐失之矣。夫圣人举事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道可施于百姓，非独适己之行也。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，受金则为不廉，何以相赎乎？自今以后，不复赎人于诸侯矣。」

子路拯人于溺，其人谢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：「自今鲁国多拯人于溺矣。」自俗眼观之，子贡不受金为优，子路之受牛为劣；孔子则取由而黜^{chù}赐焉。乃知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；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；不论一身而论天下。现行虽善，其流足以害人；则似善而实非也；现行虽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。然此就一节论之耳。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慈之慈，皆当抉择。

何谓偏正？昔吕文懿公^{yì}，初辞相位，归故里，海内仰之，如泰山北斗。有一乡人，醉而詈之，吕公不动，谓其仆曰：「醉者勿与较也。」闭门谢之。逾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狱。吕公始悔之曰：「使当时稍与计较，送公家责治，可以小惩而大戒；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厚，不谓养成其恶，以至于此。」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。

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。如某家大富，值岁荒，穷民白昼抢粟于市^{sù}；告之县，县不理，穷民愈肆，遂私执而困辱之，众始定；不然，几乱矣。故善者为正，恶者为偏，人皆知之；其以善心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；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；不可不知也。

何谓半满？易曰：「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积，不足以灭身。」书曰：「商罪贯盈，如贮物于器。」勤而积之，则满；懈而不积，则不满。此一说也。

昔有某氏女入寺，欲施而无财，止有钱二文，捐而与之，主席者亲为忏悔；及后入宫富贵，携数千金入寺舍之，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。

因问曰：「吾前施钱二文，师亲为忏悔，今施数千金，而师不回向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前者物虽薄，而施心甚真，非老僧亲忏，不足报德；今物虽厚，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代忏足矣。」此千金为半，而二文为满也。

钟离授丹于吕祖，点铁为金，可以济世。

吕问曰：「终变否？」

曰：「五百年后，当复本质。」

吕曰：「如此则害五百年后人矣，吾不愿为也。」

曰：「修仙要积三千功行，汝此一言，三千功行已满矣。」

此又一说也。

又为善而心不着善，则随所成就，皆得圆满。心着于善，虽终身勤励，止于半善而已。譬如以财济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中不见所施之物，是谓三轮体空，是谓一心清净，则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，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，倘此心未忘，虽黄金万镒^{yì}，福不满也。此又一说也。

何谓大小？昔卫仲达为馆职，被摄至冥司，主者命吏呈善恶二录，比至，则恶录盈庭，其善录一轴，仅如箸^{zhù}而已。索秤称之，则盈庭者反轻，而如箸者反重。

仲达曰：「某年未四十，安得过恶如是多乎？」

曰：「一念不正即是，不待犯也。」

因问轴中所书何事？

曰：「朝廷尝兴大工，修三山石桥，君上疏谏^{jiàn}之，此疏稿也。」

仲达曰：「某虽言，朝廷不从，于事无补，而能有如是之力。」

曰：「朝廷虽不从，君之一念，已在万民；向使听从，善力更大矣。」

故志在天下国家，则善虽少而大；苟在一身，虽多亦小。

何谓难易？先儒谓克己须从难克处克将去。夫子论为仁，亦曰先难。必如江西舒翁，舍二年仅得之束修，代偿官银，而全人夫妇；与邯郸张翁，舍十年所积之钱，代完^{jìn}赎银，而活人妻子，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。如镇江靳翁，虽年老无子，不忍以幼女为妾，而还之邻，此难忍处能忍也；故天降之福亦厚。凡有财有势者，其立德皆易，易而不为，是为自暴。贫贱作福皆难，难而能为，斯可贵耳。

随缘济众，其类至繁，约言其纲，大约有十：第一，与人为善；第二，爱敬存心；第三，成人之美；第四，劝人为善；第五，救人危急；第六，兴建大利；第七，舍财作福；第八，护持正法；第九，敬重尊长；第十，爱惜物命。

何谓与人为善？昔舜在雷泽，见渔者皆取深潭厚泽，而老弱则渔于急流浅滩之中，惻然哀之，往而渔焉；见争者皆匿其过而不谈，见有让者，则揄扬而取法之。期年，皆以深潭厚泽相让矣。夫以舜之明哲，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？

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，此良工苦心也。

吾辈处末世，勿以己之长而盖人；勿以己之善而形人；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。收敛才智，若无若虚；见人过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。一则令其可改，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，见人有微长可取，小善可录，翻然舍己而从之；且为艳称而广述之。凡日用间，发一言，行一事，全不为自己起念，全是为物立则；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。

何谓爱敬存心？君子与小人，就形迹观，常易相混，惟一点存心处，则善恶悬绝，判然如黑白之相反。故曰：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爱人敬人之心。盖人有亲疏贵贱，有智愚贤不肖；万品不齐，皆吾同胞，皆吾一体，孰非当敬爱者？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；能通众人之志，即是通圣贤之志。何者？圣贤之志，本欲斯世斯人，各得其所。吾合爱合敬，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。

何谓成人之美？玉之在石，抵擿^{dǐ zhì}则瓦砾^{lì}，追琢^{zuó}则圭璋^{guī zhāng}；故凡见人行一善事，或其人志可取而资可进，皆须诱掖^{yě}而成就之。或为之奖借，或为之维持；或为白其诬而分其谤；务使成立而后已。

大抵人各恶其非类，乡人之善者少，不善者多。善人在俗，亦难自立。且豪杰铮铮^{zhēngzhēng}，不甚修形迹，多易指摘；故善事常易败，而善人常得谤；惟仁人长者，匡直而辅翼之，其功德最宏。

何谓劝人为善？生为人类，孰无良心？世路役役^{yì yì}，最易没溺。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撕，开其迷惑。譬犹长夜大梦，而令之一觉；譬犹久陷烦恼，而拔之清凉，为惠最溥^{pǔ}。韩愈云：「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世劝人以书。」较之与人为善，虽有形迹，然对证发药，时有奇效，不可废也；失言失人，当反吾智。

何谓救人危急？患难颠沛^{tōngguān}，人所时有。偶一遇之，当如痼癢之在身，速为解救。或以一言伸其屈抑；或以多方济其颠连。崔子曰：「惠不在大，赴人之急可也。」盖仁人之言哉。

何谓兴建大利？小而一乡之内，大如一邑之中，凡有

利益，最宜兴建；或开渠道水，或筑堤防患；或修桥梁，以便行旅；或施茶饭，以济饥渴；随缘劝导，协力兴修，勿避嫌疑，勿辞劳怨。

何谓舍财作福？释门万行，以布施为先。所谓布施者，只是舍之一字耳。达者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，一切所有，无不舍者。苟非能然，先从财上布施。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为最重。吾从而舍之，内以破吾之悭^{qiān}，外以济人之急^{lì}；始而勉强，终则泰然，最可以荡涤私情，祛除执吝。

何谓护持正法？法者，万世生灵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裁成万物？何以脱尘离缚^{chì}？何以经世出世？故凡见圣贤庙貌，经书典籍，皆当敬重而修饬之。至于举扬正法，上报佛恩，尤当勉励。

何谓敬重尊长？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与凡年高，德高，位高，识高者，皆当加意奉事。在家而奉侍父母，使深爱婉容，柔声下气，习以成性，便是和气格天之本。出而事君，行一事，毋谓君不知而自恣^{zì}也。刑一人，毋谓君不知而作威也。事君如天，古人格论，此等处最关阴德。试看忠孝之家，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，切须慎之。

何谓爱惜物命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惟此惻隐之心而^{cè}

已；求仁者求此，积德者积此。周礼，「孟春之月，牺牲毋用牝。」孟子谓君子远庖厨，所以全吾恻隐之心也。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，谓闻杀不食，见杀不食，自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食。学者未能断肉，且当从此戒之。

渐渐增进，慈心愈长，不特杀生当戒，蠢动含灵，皆为物命。求丝煮茧，锄地杀虫，念衣食之由来，皆杀彼以自活。故暴殄之孽，当与杀生等。至于手所误伤，足所误践者，不知其几，皆当委曲防之。古诗云：「爱鼠常留饭，怜蛾不点灯。」何其仁也！

善行无穷，不能殫述；由此十事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矣。

第四篇 谦德之效

易曰：「天道亏盈而益谦；地道变盈而流谦；鬼神害盈而福谦；人道恶盈而好谦。」是故谦之一卦，六爻^{yáo}皆吉。

书曰：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」予屡同诸公应试，每见寒士将达，必有一段谦光可掬。

辛未（公元 1571 年）计偕^{xié}，我嘉善同袍凡十人，惟丁敬字宾，年最少，极其谦虚^{páo}。

予告费锦坡曰：「此兄今年必第。」

费曰：「何以见之？」

予曰：「惟谦受福。兄看十人中，有恂恂^{xún xún}款款，不敢先

人，如敬宇者乎？有恭敬顺承，小心谦畏，如敬宇者乎？有受侮不答，闻谤不辩，如敬宇者乎？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，犹将佑之，岂有不发者？」

及开榜，丁果中式。

丁丑（公元 1577 年）在京，与冯开之同处，见其虚己敛容，大变其幼年之习。李霁岩直谅益友，时面攻其非，但见其平怀顺受，未尝有一言相报。予告之曰：「福有福始，祸有祸先，此心果谦，天必相之，兄今年决第矣。」已而果然。

赵裕峰，光远，山东冠县人，童年举于乡，久不第。其父为嘉善三尹，随之任。慕钱明吾，而执文见之，明吾悉抹其文，赵不惟不怒，且心服而速改焉。明年，遂登第。

壬辰岁（公元 1592 年），予入覲，晤夏建所，见其人气虚意下，谦光逼人，归而告友人曰：「凡天将发斯人也，未发其福，先发其慧；此慧一发，则浮者自实，肆者自敛；建所温良若此，天启之矣。」及开榜，果中式。

江阴张畏岩，积学工文，有声艺林。甲午（公元 1594 年），南京乡试，寓一寺中，揭晓无名，大骂试官，以为眯

目。时有一道者，在傍微笑，张遽^{jù}移怒道者。道者曰：「相公文必不佳。」

张怒曰：「汝不见我文，乌知不佳？」

道者曰：「闻作文，贵心气和平，今听公骂詈，不平甚矣，文安得工？」

张不觉屈服，因就而请教焉。

道者曰：「中全要命；命不该中，文虽工，无益也。须自己做个转变。」

张曰：「既是命，如何转变？」

道者曰：「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；力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何福不可求哉？」

张曰：「我贫士，何能为？」

道者曰：「善事阴功，皆由心造，常存此心，功德无量，且如谦虚一节，并不费钱，你如何不自反而骂试官乎？」

张由此折节自持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。丁酉（公元1597年），梦至一高房，得试录一册，中多缺行。问旁人，曰：「此今科试录。」

问：「何多缺名？」

曰：「科第阴间三年一考较，须积德无咎者，方有名。如前所缺，皆系旧该中式，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。」

后指一行云：「汝三年来，持身颇慎，或当补此，幸自爱。」是科果中一百五名。

由此观之，举头三尺，决有神明；趋吉避凶，断然由我。须使我存心制行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，而虚心屈己，使天地鬼神，时时怜我，方有受福之基。彼气盈者，必非远器，纵发亦无受用。稍有识见之士，必不忍自狭其量，而自拒其福也，况谦则受教有地，而取善无穷，尤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。

古语云：「有志于功名者，必得功名；有志于富贵者，必得富贵。」人之有志，如树之有根，立定此志，须念念谦虚，尘尘方便，自然感动天地，而造福由我。今之求登科第者，初未尝有真志，不过一时意兴耳；兴到则求，兴

lán
阑则止。

孟子曰：「王之好乐^{yuè}甚，齐其庶几乎？」予于科名亦然。

Part II

译文

第一篇 立命之学

所谓“立命”，就是我要创造命运，而不是让命运来束缚我。本篇立命之学，就是讨论立命的学问，讲解立命的道理。袁了凡先生将自己所经历，所见到改造命运种种的考验，告诉他的儿子；要袁天启不被命运束缚住，并且应竭力行善，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；也必须努力断恶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”；如此，则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所谓“断恶修善”，“灾消福来”，这是改造命运的原理。

【千人千般命呀！命命不相同，明朝袁了凡，本来命普通，遇到孔先生，命都被算中；短命绝后没功名，前世业障真不轻，庸庸碌碌二十年，一生命数被算定，云谷禅师来开示，了凡居士才转命呀！才转命。】

我童年的时候父亲就去逝了，母亲要我放弃学业，不要去考功名，改学医，并且说：学医可以赚钱养活生命，也可以救济别人。并且医术学得精，可以成为名医，这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。

后来我在慈云寺，碰到了一位老人，相貌非凡，一脸长须，看起来飘然若仙风道骨，我就很恭敬地向他行礼。这位老人向我说：你是官场中的人，明年就可以去参加考试，进学宫了，为何不读书呢？

我就把母亲叫我放弃读书去学医的缘故告诉他。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，是那里人，家住何处；老人回答我说：我姓孔，是云南人，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的皇极数，我得到他的真传。照注定的数来讲，我应该把这个皇极数传给你。

因此，我就领了这位老人到我家，并将情形告诉母亲。母亲要我好好的待他。并且说：这位先生既然精通命数的道理，就请他替你推算推算，试试看，究竟灵不灵。

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，虽然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都非常的灵验。我听了孔先生的话，就动了读书的念头，和我的表哥沈称商量。表哥说：我的好朋友郁海谷先生在沈

友夫家里开馆，收学生读书。我送你去他那里寄宿读书，非常方便。于是我便拜了郁海谷先生为老师。孔先生有一次替我推算我命里所注定的数；他说：在你没有取得功名做童生时，县考应该考第十四名，府考应该考第七十一名，提学考应该考第九名。

到了明年，果然三处的考试，所考的名次和孔先生所推算的一样，完全相符。孔先生又替我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。他说：那一年考取第几名，那一年应当补廪生，那一年应当做贡生，等到贡生出贡后，在某一年，应当选为四川省的一个县长，在做县长的任上三年半后，便该辞职回家乡。到了五十三岁那年八月十四日的丑时，就应该寿终正寝，可惜你命中没有儿子。

这些话我都一一的记录起来，并且牢记在心中。从此以后，凡是碰到考试，所考名次先后，都不出孔先生预先所算定的名次。唯独算我做廪生所应领的米，领到九十一石五斗的时候才能出贡。那里知道我吃到七十一石米的时候，学台屠宗师（学台：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）他就批准我，补了贡生。我私下就怀疑孔先生所推算的，有些不灵了。

后来果然被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杨宗师驳回，不准

我补贡生。直到丁卯年，殷秋溟宗师看见我在考场中的‘备选试卷’没有考中，替我可惜，并且慨叹道：这本卷子所做的五篇策，竟如同上给皇帝的奏折一样。像这样有大学问的读书人，怎么可以让他埋没到老呢？

于是他就吩咐县官，替我上公事到他那里，准我补了贡生，经过这番的波折，我又多吃了一段时间的廩米，算起来连前所吃的七十一石，恰好补足，总计是九十一石五斗。我因为受到了这番波折，就更相信：一个人的进退功名浮沉，都是命中注定。而走运的迟或早，也都有一定的时候，所以一切都看得淡，不去追求了。

等我当选了“贡生”，按照规定，要到北京的国家大学去读书。所以我在京城里住了一年。一天到晚，静坐不动，不说话，也不转动念头。凡是文字，一概都不看。到了己巳年，回到南京的国家大学读书，在没有进国家大学以前，先到栖霞山去拜见云谷禅师，他是一位得道的高僧。

我同禅师面对面，坐在一间禅房里，三天三夜，连眼睛都没有闭。云谷禅师问我说：凡是一个人，所以不能够成为圣人，只因为妄念，在心中不断地缠来缠去；而你静坐三天，我不曾看见你起一个妄念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

我说：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何时生，何时死，何时得意，何时失意，都有个定数，没有办法改变。就是要胡思乱想得到什么好处，也是白想；所以就老实不想，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。云谷禅师笑道：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得的豪杰，那里知道，你原来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。

我听了之后不明白，便请问他此话怎讲？云谷禅师说道：一个平常人，不能说没有胡思乱想的那颗意识心；既然有这一颗一刻不停的妄心在，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束缚了；既被阴阳气数束缚，怎么可说没有数呢？虽说数一定有，但是只有平常人，才会被数所束缚住。若是一个极善的人，数就拘他不住了。

因为极善的人，尽管本来他的命数里注定吃苦；但是他做了极大的善事，这大善事的力量，就可以使他苦变成乐，贫贱短命，变成富贵长寿。

而极恶的人，数也拘他不住。因为极恶的人，尽管他本来命中注定要享福，但是他如果做了极大的恶事，这大恶事的力量，就可以使福变成祸，富贵长寿变成为贫贱短命。

你二十年来的命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不曾把数转动一分一毫，反而被数把你给拘住了。一个人会被数拘住，就是凡夫，这样看来，你不是凡夫，是什么呢？

我问云谷禅师说：照你说来，究竟这个数，可以逃得过去么？禅师说：命由我自己造，福由我自己求；我造恶就自然折福；我修善，就自然得福。从前各种诗书中所说，实在是的确的确，明明白白的好教训。我们佛经里说：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，要求儿女就得儿女，要求长寿就得长寿。

只要做善事，命就拘他不住了。因为说谎是佛家的大戒，那有佛菩萨还会乱说假话，欺骗人的呢？

我听了以后，心里还是不明白，又进一步问说；孟子曾说：凡是求起来，就可以得到的，这是说在我心里可以做得到的事情。

若是不在我心里的事，那么怎能一定求得到呢？譬如说道德仁义，那全是在我心里的，我立志要做一个有道德仁义的人，自然我就成为一个有道德仁义的人，这是我可以尽力去求的。若是功名富贵，那是不在我心里头的，是在我身外的，要别人肯给我，我才可以得到。倘若旁人不

肯给我，我就没法子得到，那么我要怎样才可以求到呢？云谷禅师说：孟子的话不错，但是你解释错了。你没看见六祖慧能大师说：所有各种的福田，都决定在各人的心里。福离不开心，心外没有福田可寻，所以种福种祸，全在自己的内心。只要从心里去求福，没有感应不到的！

能向自己心里去求，那就不只是心内的道德仁义，可以求得，就是身外的功名富贵，也可以求到，所以叫做内外双得。换句话说，为了种福田而求仁求义，求福，求禄，是必有所得的。

一个人命里若有功名富贵，就是不求，也会得到；若是命里没有功名富贵，就算是用尽了方法，也求不到的。

所以一个人，若不能自己检讨反省，而只是盲目地向外面追求名利福寿；但得到得不到，还是听天由命，自己毫无把握。这就合了孟子所说，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的两句话了。

要知道纵然得到，究竟还是命里本来就有的，并不是自己求的效验，所以可以求到的，才去求，求不到的，就不必去乱求。

倘若你一定要求，那不但身外的功名富贵求不到，而且因为过份的乱求，过份的贪得，为求而不择手段，那就把心里本来有的道德仁义，也都失掉了，那岂不是内外双失么？所以乱求是毫无益处的。

【求富贵呀得富贵，求儿女呀得儿女，求长寿呀得长寿，没有什么求不到呀，求不到！只要做好事，从心里去求，心就是福田呀，千万别乱求；心就是福田呀，千万别乱求。】

云谷禅师接著再问我说：孔先生算你终身的命运如何？

我就把孔先生算我，某年考的怎么样，某年有官做，几岁就要死的话详详细细的告诉他。云谷禅师说：你自己想想，你应该考得功名么？应该有儿子么？我反省过去所作所为，想了很久才说：我不应该考得功名，也不应该有儿子。因为有功名的人，大多有福相。

我的相薄，所以福也薄。又不能积功德积善行，成立厚福的根基。并且我不能忍耐，担当琐碎繁重的事情。别人有些不对的地方，也不能包容。因为我的性情急躁，肚量窄小。有时候我还自尊自大，把自己的才干、智力、去

盖过别人。心里想怎样就怎么做，随便乱谈乱讲。像这样种种举动，都是薄福的相，怎么能考得功名呢！

喜欢干净，本是好事；但是不可过分，过分就成怪脾气了。所以说越是不清洁的地方，越会多生出东西来。相反地，很清洁的水反而养不住鱼。

我过分地喜欢清洁，就变得不近人情，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一种缘故。

天地间，要靠温和的日光，和风细雨的滋润，才能生长万物。我常常生气发火，没有一点和育之气，怎么会生儿子呢？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二种缘故。

仁爱，是生生的根本，若是心怀残忍，没有慈悲；就像果子一样，没有果仁，怎么会长出果树呢？所以说，忍是不会生养的根；我只知道爱惜自己的名节，不肯牺牲自己，去成全别人，积些功德，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三种缘故。

说话太多容易伤气，我又多话，伤了气，因此身体很不好，那里会有儿子呢？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四种缘故。

人全靠精气神三种才能活命；我爱喝酒，酒又容易消散精神；一个人精力不足，就算生了儿子，也是不长寿的，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五种缘故。

一个人白天不该睡觉，晚上又不该不睡觉；我常喜欢整夜长坐，不肯睡，不晓得保养元气精神，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六种缘故。其它还有许多的过失，说也说不完呢！云谷禅师说：岂只是功名不应该得到，恐怕不应该得的事情，还多著哩！

当知有福没福，都是由心造的。有智慧的人，晓得这都是自作自受；糊涂的人，就都推到命运头上去了。

譬如这个世上能够拥有千金产业的，一定是享有千金福报的人；能够拥有一百金产业的，一定是享有一百金福报的人；应该饿死的，一定是应该受饿死报应的人。比如说善人积德，上天就加多他应受的福。恶人造孽，上天就加多他应得的祸。上天不过就他本来的质地上，加重一些罢了，并没有一丝毫别的意思。

接下来这段是云谷禅师借俗人之见，来劝了凡先生努力积德行善。

就像生儿子，也是看下的种怎样，种下的很厚，结的果也厚。种下得薄，结的也薄。譬如一个人，积了一百代的功德，就一定有一百代的子孙，来保住他的福。积了十代的功德，就一定有十代的子孙，来保住他的福。积了三代或者两代的功德，就一定有三代或者两代的子孙，来保住他的福。至于那些只享了一代的福，到了下一代，就绝后的人；那是他功德极薄的缘故，恐怕他的罪孽，还积得不少哩！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短处，那就应该把你一向不能得到功名，和没有儿子的种种福薄之相，尽心尽力改得干干净净。一定要积德，一定要对人和气慈悲，一定要替人包含一切，而且要爱惜自己的精神。

从前的一切一切，譬如昨日，已经死了；以后的一切一切，譬如今日，刚刚出生；能够做到这样，就是你重新再生了一个义理道德的生命了。我们这个血肉之躯，尚且还有一定的的数；而义理的、道德的生命，那有不能感动上天的道理？书经太甲篇上面说道：上天降给你的灾害，或者可以避开；而自己若是做了孽，就要受到报应，不能愉快心安地活在世间上了。

诗经上也讲：人应该时常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合不合天道。很多福报，不用求，自然就会有。因此，求祸

求福，全在自己。

【书经说：天作孽呀，犹可违呀犹可违，自作孽呀，不可活呀，不可活；诗经上也说：常常想自己，所做跟所为，合不合天道，求祸与求福，全在你自己呀！全在你自己。】

孔先生算你，不得功名，命中无子，虽然说是上天注定，但是还是可以改变。你只要将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，扩充起来，尽量多做一些善事，多积一些阴德，这是你自己所造的福，别人要抢也抢不去，那有可能享受不到呢？

易经上也有为一些宅心仁厚、有道德的人打算，要往吉祥的那一方去，要避开凶险的人，凶险的事，凶险的地方。

如果说命运是一定不能改变的，那末吉祥又何处可以趋，凶险又那里可以避免呢？易经开头第一章就说：经常行善的家庭，必定会有多余的福报，传给子孙；这个道理，你真的能够相信吗？

我相信云谷禅师的话，并且向他拜谢，接受他的指教；同时把从前所做的错事，所犯的罪恶，不论大小轻

重，到佛前去，全部说出来；并且做了一篇文章，先祈求能得到功名，还发誓要做三千件的善事，来报答天地祖先生我的大恩大德。云谷禅师听我立誓要做三千件的善事，就拿了功过格给我看。叫我照著功过格所订的方法去做，所做的事，不论是善是恶，每天都要记在功过格上，善的事情就记在功格下面，恶的事情就记在过格下面。

不过做了恶事，还要看恶事的大小，把已经记的功来减除。并且还教我念准提咒，更加上了一重佛的力量，希望我所求的事，一定会有效应。云谷禅师又对我说：有一种画符籙的专家曾说：一个人如果不会画符，是会被鬼神耻笑的。

画符有一种秘密的方法传下来，只是不动念头罢了。当执笔画符的时候，不但不可以有不正的念头，就是正当的念头，也要一齐放下。把心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杂念，因为有了一丝的念头，心就不清静了。到了念头不动，用笔在纸上点一点，这一点就叫混沌开基，因为完整的一道符，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画起，所以这一点是符的根基所在。

从这一点开始一直到画完整个符，若没起一些别的念头，那么这道符，就很灵验。不但画符不可夹杂念头，

凡是祷告上天，或者是改变命运，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去用工夫，这样才能感动上天。孟子讲立命的道理说道：短命和长寿没有分别。乍听之下会觉得奇怪？因为短命和长寿相反，而且完全不同，怎样说是一样呢？要晓得在一个妄念都完全没有时，就如同婴儿在胎胞里面的时候，那晓得短命和长寿的分别呢？

等到出了娘胎，渐渐有了知识，有了分别的心；这时，前生所造的种种善业恶业，都要受报应了，那也就有短命和长寿的分别了。

因此，命运是自己造的。如果把立命这两个字细分来讲，那末富和贫要看得没有两样，不可以富的仗著有钱有势，随便乱来，穷的也不可以自暴自弃去做坏事，尽管穷，仍然应该安分守己的做好人；能够这样，才可以把本来贫穷的命，改变成富贵的命。本来富贵的命，改变成更加富贵，或者是富贵得更长久。穷与通，要看得是没有两样，不发达的人，不可因为自己不得志，就不顾一切，随便荒唐；发达的人，也不可仗势欺人，造种种的罪业，越是得意，越是要为善去恶，广种福田。

能够这样，才可以把本来穷苦的命，改变成发达的命，本来发达的命，就会更加发达了。短命和长寿，要看

得没有两样，不可说我短命；不久就死了，就趁还活著的时候，随便做恶事，糟蹋自己。要晓得既然已生成短命，就更加应该做好人，希望来生不要再短命，这一生或许也可以把寿命延长一些哦！

命中长寿的人，不要认为自己有得活，就拼命造孽，做奸犯科，犯邪淫。要晓得长寿得来不易，更应该做好人，才可以保住他的长寿呀。能够明白这种道理，才可以把本来短的命变成长寿，本来长寿的命，更加长寿健康。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这生与死的关系最为重大，所以短命同了长寿，就是最重大的事情。既然说到这最重大的短命同了长寿，那末此外一切顺境，富有和发达；逆境，贫穷和不发达，都可以包括在内了。

孟子讲立命的学问，只讲到短命和长寿，并没讲到富和贫，发达和不发达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接著云谷禅师又告诉我说：孟子所说的“修身以俟之”这句话，是说：自己要时时刻刻修养德行，不要做半点过失罪恶。至于命能不能改变，那是积德的事，求天的事。

说到修字，那么身上有一些些过失罪恶，就应该像治

病一样，把过失罪恶要完全去掉。讲到俟，要等到修的功夫深了，命自然就会变好，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非份之想，也不可以让心里的念头乱起乱灭，都要完全把它斩掉断绝，能够做到这种地步，已经是达到先天不动念头的境界了。到了这种功夫，那就是世间受用的真正学问。

云谷禅师接著又说：平常时一般人的行为，都是根据念头转的，凡是有心而为的事，不能算是自然，不著痕迹。你现在还不能做到不动心的境界，你若能念准提咒，不必用心去记或数遍数，只要一直念下去，不要间断。念到极熟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口里在念，自己不觉得在念，这叫做持中不持；在不念的时候，心里不觉的仍在念，这叫做不持中持；念咒能念到这样，那就我、咒、念打成了一片，自然不会有杂念进来，那末念的咒，也就没有不灵验的了。但是这种功夫，一定要透过实践，才能领会到的。

我起初的号叫做学海，但是自从那一天起就改号叫做凡；因为我明白立命的道理，不愿意和凡夫一样。把凡夫的见解，完全扫光，所以叫做凡。

从此以后，就整天小心谨慎，自己也觉得和从前大不相同。从前尽是糊涂随便，无拘无束；到了现在，自然有一种小心谨慎，战战兢兢戒慎恭敬的景象。

虽然是在暗室无人的地方，也常恐怕得罪天地鬼神。碰到讨厌我，毁谤我的，我也能够安然的接受，不与旁人计较争论了。从我见了云谷禅师的第二年，到礼部去考科举。孔先生算我的命，应该考第三名，那知道忽然考了第一名，孔先生的话开始不灵了。孔先生没算我会考中举人，那知道到了秋天乡试，我竟然考中了举人，这都不是我命里注定的，云谷禅师说：命运是可以改造的。这话我更加地相信了。

我虽然把过失改了许多，但是碰到应该做的事情，还是不能一心一意的去做，即使做了，依然觉得有些勉强，不太自然。自己检点反省，觉得过失仍然很多。

例如看见善，虽然肯做；但是还不能够大胆地向前拼命去做。或者是遇到救人时，心里面常怀疑惑，没有坚定的心去救人。自己虽然勉强做善事，但是常说犯过失的话。有时我在清醒的时候，还能把持住自己，但是酒醉后就放肆了。虽然常做善事，积些功德；但是过失也很多，拿功来抵过，恐怕还不够，光阴常是虚度。从己巳年听到云谷禅师的教训，发愿要做三千件的善事；直到己卯年，经过了十多年，才把三千件的善事做完。

在那个时候，我刚和李渐庵先生，从关外回来关内，

没来得及把所做的三千件善事回向。到了庚辰年，我从北京回到了南方，方才请了性空、慧空、两位有道的大和尚，借东塔禅堂完成了这个回向的心愿。到这时候，我又起了求生儿子的心愿，也许下了三千件善事的大愿。到了辛巳年，生了你，取名叫天启。

我每做了一件善事，随时都用笔记下来；你母亲不会写字，每做一件善事，都用鹅毛管，印一个红圈在日历上，或是送食物给穷人，或买活的东西放生，都要记圈。有时一天多到十几个红圈呢！也就是代表一天做了十几件善事。

像这样到了癸未年的八月，三千条善事的愿，方才做满。又请了性空和尚等，在家里做回向。到那年的九月十三日，又起求中进士的愿，并且许下了做一万条善事的大愿。到了丙戌年，居然中了进士，吏部就补了我宝坻县县长的缺。我做宝坻县的县长时，准备了一本有空格的小册子，这本小册子，我叫它作治心篇。意思就是恐怕自己心起邪思歪念，因此，叫‘治心’二字。

每天早晨起来，坐堂审案的时候，叫家里人拿这本治心篇交给看门的人，放在办公桌上。每天所做的善事恶事，虽然极小，也一定要记在治心篇上。到了晚上，在庭

院中摆了桌子，换了官服，仿照宋朝的铁面御史赵阅道，焚香祷告天帝，天天都是如此。你母亲见我所做的善事不多，常常皱著眉头向我说：我从前在家，帮你做善事，所以你所许下三千件善事的心愿，能够做完。现在你许了做一万件善事的心愿，在衙门里没什么善事可做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，才能做完呢？

在你母亲说过这番话之后，晚上睡觉我偶然做了一个梦，看到一位天神。我就将一万件善事不易做完的缘故，告诉了天神，天神说：‘只是你当县长减钱粮这件事，你的一万件善事，已经足够抵充圆满了。’

原来宝坻县的田，每亩本来要收银两分三厘七毫，我觉得百姓钱出得太多，所以就把全县的田清理一遍；每亩田应缴的钱粮，减到了一分四厘六毫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有；但也觉得奇怪，怎么这事会被天神知道，并且还疑惑，只有这件事情，就可以抵得了一万件善事呢？

那时候恰好幻余禅师从五台山来到宝坻，我就把梦告诉了禅师，并问禅师，这件事可以相信吗？幻余禅师说：做善事要存心真诚恳切，不可虚情假意，企图回报。那末就是只有一件善事，也可以抵得过一万件善事了。况且你减轻全县的钱粮，全县的农民都得到你减税的恩惠，

千万的人民因此减轻了重税的痛苦，而获福不少呢！

我听了禅师的话，就立刻把我所得的俸银薪水捐出来，请禅师在五台山替我斋僧一万人，并且把斋僧的功德来回向。

孔先生算我的命，到五十三岁时，应该有灾难。我虽然没祈天求寿，五十三岁那年，我竟然一点病痛都没有。现在已经六十九岁了（多活了十六年）。书经上说：天道是不容易相信的，人的命，是没一定的。又说：人的命没有一定，是要靠自己创造的。

这些话，一点都不假。我由此方知，凡是讲人的祸福，都是自己求来的，这些话实在是圣贤人的话；若是说祸福，都是天所注定的，那是世上庸俗的人所讲的。

【天道不易信呀，人命没一定，人命没一定呀，要靠自己造；若说祸与福呀，都是天注定，那是凡夫与俗子，而非圣贤说的话呀，说的话！】

你的命，不知究竟怎样？就算命中应该荣华发达，还是要常常当作不得意想。就算碰到顺当吉利的时候，还是要常常当作不称心，不如意来想。就算眼前有吃有穿，还

是要当作没钱用，没有房子住想。就算旁人喜欢你，敬重你，还是要常常小心谨慎，做恐惧想。就算你家世代有大声名，人人都看重，还是要常常当做卑微想。就算你学问高深，还是要常常当做粗浅想。

这六种想法，是从反面来看问题，能够这样虚心，道德自然会增进，福报也自然会增加。

讲到远，应该要想把祖先的德气，传扬开来；讲到近，应当想父母若有过失，要替他们遮盖起来；这里即是说明孟子的‘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’的大义所在；讲到向上，应该要想报答国家的恩惠；讲到对下，应该要想造一家的福；说到对外，应该要想救济别人的急难；说到对内，应该要想预防自己的邪念和邪想。

这六种想法，都是从正面来肯定问题，能够常常如此的存心，必然能成为正人君子。

一个人必须要每天知道自己有过失，才能天天改过，若是一天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就一天安安逸逸的算自己没过失。如果每天都无过可改，就是每天都没有进步；天底下聪明俊秀的人实在不少，然而他们道德上不肯用功去修，事业不能用功去做；就只为了因循两个字，得过且

过，不想前进，所以才耽搁了他们的一生。

云谷禅师所教立命的许多话，实在是最精，最深，最真，最正的道理，希望你要细细的研究，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，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过。

第二篇 改过之法

人，既然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，那里能没有过失呢？孔子说：“过则勿惮改。”

只要有了过失，就不可以怕改。所以袁了凡先生在讲过改造命运的道理方法后，就接著把改过的方法，详细地说出来，教训他的儿子袁天启。这第二篇就是讲改过的方法。小的过失，尚且要改；那末大的罪孽，自然就不会再造了。

在春秋时代，当时各国的高级官吏，常常要从一个人的言语、行为、去加以判断；就可以猜想到这个人可能遭遇到的吉凶祸福，并且没有不灵验的。这可以在左传和国语这几种书上看得到的。大凡吉祥和凶险的预兆，都

在心里发出根苗反应出来，虽然根苗是由心里发出来的，但是会表现到全身的四肢上，譬如一个人很厚道，那么他的全身四肢都会显得稳重。一个人刻薄，那么他的全身四肢都会显得轻佻。

一个人凡是偏在厚道的，一定时常得福；偏在刻薄的，一定时常近祸。一般人没有见识，眼光像被一层膜给遮住了，甚么都看不到；就说祸福没有一定，而且是无法预测的。

一个人能够做到极诚实，毫无半点虚假，这个人的心就可以与天心相合了，因此；能够用诚心处人处事，福祸就会自然降临。所以观察一个人，只要看他的行为，都是善的，就可以预知他的福，就会来了。

相反的，观察一个人，只要看他的行为，都是不善的，就可以预知他的祸，就要来了。人若是要得福，要远离灾祸；在没有讲到做善事前，先要把自己的过失改掉。

但改过的方法，第一要发‘羞耻心’。想想古时候的圣贤，和我一样，都是男子汉、大丈夫，为什么他们可以流芳百世，大家还要以他们做为师表榜样；而我为什么这一生就搞得身败名裂呢？

这都是因为自己过份贪图享乐，受到种种坏环境的污染，偷偷做出种种不应该做的事，自己还以为旁人不知道，目无国法，毫无惭愧之心；就这样天天的沉沦下去，同禽兽一样了，自己却还不知道。

世界上，令人可羞可耻的事情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孟子说：一个人最大的，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这个耻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晓得这个耻字，就会把自己的过失尽量改掉，就可以成为圣贤；若不晓得这个耻字，就会放肆乱来失掉人格，便和禽兽相同了。

这些话都是改过的真正秘诀。改过的第二个方法，是要发戒慎恐惧的心。要知道天地鬼神，都在我们的头上。

鬼神和我们不一样，它们什么都看得到，所以鬼神是不容易被欺骗的。我虽然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犯错，但是天地鬼神，实际上就像镜子那样的照着我，把我的过失罪恶照得清清楚楚。过失重的，就有种种的灾祸，降到我的身上来；就算过失轻的，也要减损我现在的福报，我怎么可能不怕呢？

不只是像前面所说的而已。就是在自己家里空闲的地方；但神明的监察，仍然是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清楚。

我虽然把过失遮盖得十分秘密，掩饰得十分巧妙；但是在神明看来，我的肺肝，早被看透，马脚全露出来了。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欺骗自己，若是被旁人看破，这个人就一文不值了。又怎么可以不时常存著一颗戒慎恐惧的心呢？

这还不只像上面所说的种种呢！一个人只要一口气还在，就算是犯下滔天的罪过，还是可以忏悔改过的。

古时候有个人，作了一辈子的恶事；到他快死的时候，忽然悔悟，发了一个很大的善念，就立刻得到好死。

这就是说，人若是在紧要关头能够转一个非常痛切又勇猛的善念，便可以把百年所积的罪恶洗干净。譬如千年黑暗的山谷，只要有一盏灯照了进去；光到之处，就可以把千年来的黑暗，完全除去了。所以过失不论长久，或者是新犯的；只要能改，就是了不起。

虽然有过失只要改过就好，但是绝对不可以认为犯过可以改，就是常常犯也不要紧，这是万万不可以的。如果是这样，就是有心犯过，罪就更加重了。

并且在这个不清净的世间，是幻灭无常的，我们这个

血肉之身，是非常容易死的；只要一口气喘不过来，这个身体，就不是我的了；到那个时候就是想要改，也没法子改了。并且人死了后，什么都带不去；只有这个孽，是一定跟去的。

因此，明的报应，在阳间你要承担千百年的恶名；虽然你有孝顺的儿子，和可爱的孙子，也不能替你洗清恶名；暗的报应，在阴间，还要千百劫的时间，沉沦在地狱受无量无边的大苦。虽然碰到圣人，贤人，佛菩萨也不能救助你，接引你，这样怎么能不怕呢？

第三，一定要发一直向前的勇猛心。一个人之所以有了过失还不肯改，都是因为得过且过，不能振作奋发，堕落退后的缘故。

要知道若是要改过，一定要起劲用力，当下就改，绝对不能够拖延疑惑，也不可以今天等明天，明天等后天，一直拖下去。小的过失，像尖刺戳在肉里，要赶紧挑掉拔掉。大的过失，像毒蛇咬到手指头一样的厉害，要赶紧切掉手指头，不可有丝毫的犹疑延迟的念头；否则蛇毒在身中散开，人就会死。就像易经中的益卦所讲，风起雷动，万物都生长起来，利益是这样的大。这是比喻人若能够改过迁善，其利益是最大的。

【改过要发心呀！改过要发心。发些什么心呀！发些什么心。第一要发那羞耻心，第二要发那敬畏心，第三要发那勇猛心，具备这三种心，便能有过立即改呀！立即改。】

一个人改过，如果能具备以上所说的羞耻心，敬畏心，勇猛心这三种心，那么就能有过立刻改了，就像春天的薄冰，碰到太阳光一样，还怕不融化吗？但要改过，有三种方法。一种是从事实上改，一种是从道理上改，一种是从心念上改。

因为用这三种不同的功夫，所以得到的效验，也自然不会一样。现在先从事实上改的这句话，来加以说明。

譬如前天杀了活的东西，今天起禁止不再杀了。前天发了火骂人，今天起禁止不再发火了。这种就是在事情的本身来改错，禁止不再犯的方法。但是勉强压住，不再犯，比自然而然的改，要难百倍。并且这犯过的病根没有去掉，仍在心里。虽然一时勉强压住，终究还是要露出来的，就像东边把它灭了，西边又会冒出来一样，这究竟不是彻底拔除干净的改过方法。

我再把从理上改过的方法加以说明；肯努力改过的

人，在他没有禁止做这件事之前，先要明白这事不能做的道理；譬如一个人，所犯的过失在杀生；那么他先应该想到：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凡是有生命的，都会爱惜生命而且怕死。杀它的生命，来养我的身体，自问心能安吗？而且有些东西，虽已被杀，但是还没有完全死，像鱼和毛蟹之类。在半死半活的时候放进锅子里烧，这样的痛苦，一直要透到骨髓里；你看罪过不罪过呢？而供养自己，就要用各种贵重的，味道好的东西，摆满了一桌。虽然这样地讲究，但是一经吃过，便成渣滓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要晓得人吃蔬菜素食素汤等等，也吃得饱啊！何必一定要去伤害生命，造杀生的罪孽，减少自己的福报呢？

又想，凡是有血气有生命的东西，都有灵性知觉，既然都有灵性知觉，那么和我都是一样的了，就算是自己不能修到道德极高的地步，使他们都来尊重我，亲近我，像古时候的圣人大舜，还在他种田的时候就有象替他犁田，鸟帮他拔草。又怎能天天伤害生命，使它们与我结仇，恨我到永无尽期呢？能想到这些，那就会面对桌上有血肉，有生命的菜肴，自然觉得伤心而不能下咽了。譬如像前天喜欢发怒，应该想到：人各有各的长处，也各有各的短处；碰到他人短处的地方，按照情理，应该要哀怜他的苦恼，原谅他的短处；若是有人不讲道理冒犯了我，那是错

在他，与我有何关系呢？本来就没什么怒可以发的呀！又想到：天下，绝对没有自以为什么错都没有的英雄豪杰，因为一个人自以为了不起，那是最笨的人。天下也绝对没有怨恨旁人的学问；因为人若是真正有学问，就会更加谦虚；而且能严以责己，宽以待人，那里会怨恨别人呢？所以怨恨别人的人，定无学问。

因此，一个人做事处处不能称心，都是因为自己的道德没修好，功德没修满，感动人的心不够呀！应该都要反过来自我反省检讨。自己有没有对不起他人的地方？

能够这样的存心用功，那么别人毁谤我，反而变成磨炼我，成就我反面的教育场所了。我应该欢欢喜喜地接受别人给我的教训、批评，还有什么怨恨呢？

还有，听到别人说我坏话而能够不生气，尽管坏话说得很厉害，像火光薰天，也不过是像拿火去烧空中，虚空中无物可烧；而火却是终归要熄灭的。若是听到别人说坏话，你就生气；虽然你用尽心思，尽力去辩，结果却像春天的蚕吐丝，把自己束缚住一样；这就是所谓的作茧自缚，自讨苦吃。所以生气不但是无益处，并且还是有害的。

这都是说生气的后果。至于其它种种的过失和罪恶，也都应该依道理，细细去想，像上边所说的种种道理能够明白，那就自然而然地不会犯过失了。怎样叫做从心上改过呢？人的过失，有千千万万种那么多，都是从心上造出来的，我的心不动，就什么事情都不会造出来，那么过失还会从何处生出来呢？凡是读书人，或是喜欢女色，或是喜欢名声，或是喜欢财物，或是喜欢发火；像这样种种的过失，不必要一类一类地去寻求灭过的方法；只要一心一意地发善心，做善事，正的念头出现在前；那末邪的念头，自然就污染不上了。

譬如亮热的太阳当空而照，所有的妖怪，自然会逃避消失了；这就是最精纯而唯一的修心补过的真正诀窍啊！须知道过失全部是由这颗心造的，因此也应该由这颗心上来改；正好像斩除毒树一样，要斩就斩得干净俐落，连根铲除，才不会再长出来；那又何必要一枝一枝的剪，一叶一叶的摘呢？

改过最上最高的方法，还是修心。能修心，就可使心立刻清净。因为犯过失，都是心上动了种种坏念头的缘故。能修心，那末坏念头一动，就自己发觉。自己能发觉，就立刻把心停住不动；心不动，那么坏念头便消失，也就

不会再犯了。若是再不能够这样，那么一定要明白，所犯过失的理由，把这种犯过的念头去掉。若是再不能够这样，那么只好碰到犯过时，用勉强压住的方法，来禁止不犯。如果用修心的上等功夫，和明白不可犯过的道理，用打发它去的下等功夫，以及碰到犯过用强压方法禁止的下等功夫；这上下两等的功夫，同时用，也不一定就失算呀！若是坚持只用下等功夫，反而把修心的上等功夫忽略不用，那就是最笨不过的了。

但是发愿改过，也要有助力；明里头，要有真正的益友在你糊涂的时候时常来提醒你；暗里头，要有鬼神替你证明；（像我把自己所犯的过失，做了篇疏文，上告天地鬼神那样。）还要一心一意的虔诚忏悔，从早到晚，从日到夜，绝不放松；像我这样忏悔经过一个七天，两个七天；直到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.... 这样忏悔下去，一定有效验的！

【改过须发愿，也要有助力，明里头，要有益友来提醒呀！来提醒。暗里头，要有鬼神做证明呀！做证明。还要一心一意虔诚的忏悔呀！虔诚的忏悔。】

上面所说忏悔过恶的效验是什么呢？譬如你或许觉得精神上很舒服，心中很宽闲；或觉得以往很笨，忽然智

慧大开；或是虽然处在烦忙纷乱之际，心中仍清清醒醒，无所不通；或碰到怨家仇人，而能全把恨心火气消除，而心生欢喜；或是在梦里，感觉吐出黑的东西来；这是种种邪念邪思，积成的一种秽气，梦里吐出，那么心地就清净多了。或是梦到古时候的圣贤来提拔我，牵引我，或是梦见自己会飞到虚空中去，逍遥自在；或是梦见各种彩旗以及装饰珍宝的伞盖，这种种少有少见的事情，都是过失消除罪孽灭去的好征兆。但是也不能因为碰到这些好征兆。就自己以为了不起，而阻断了再上进，再努力的途径。

从前春秋时代卫国的贤大夫蘧伯玉在二十岁的时候，已经能时时反醒自己过去的过失，加以检讨，完全改掉了。到了二十一岁的时候，又觉得从前所改的过失，并不彻底；到了二十二岁，再回忆二十一岁时，还像在梦中一般，像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，一年一年的逐步改过；直到五十岁那年，还觉得过去的四十九年，都是有过失的。古人对于改过的学问讲究就是像这样的。

【蘧伯玉呀贤大夫，二十岁时就觉悟，时时反省己过失，年年检讨再检讨；总觉得，自己改过的工夫不彻底呀，不彻底！所以说，改过的学问须讲究呀，须讲究！】

我们都是平凡人，过失罪恶，就像刺猬身上的刺一

样，聚集了满身都是。而回想过去的事，常常像看不到自己有甚么过失，这实在都是因为粗心，不知道自我反省。又像眼睛上长了翳，看不到自己天天在那里犯过呀！但是，一个人的过失，罪恶深重到了相当的地步，也有证据可以看出来；或者是心思混乱塞住，精神萎靡不振，随便甚么事转头就忘记了；或者是不值得烦恼的事，也常常感觉非常的烦恼；或者是见到品德高尚的君子，便觉得难为情，垂头丧气；或者是听到光明正大的道理，反倒觉得不欢喜；或者是有恩惠给别人，对方不领情反而怨恨你；或者是夜里都做些颠颠倒倒的坏梦，甚至语无伦次失掉平常的模样；像这样种种不正常的现象，都是作孽的表现啊！

假使你有上边所说的那种情形，就应该即刻提起精神，奋发向上，把旧的种种过失一齐改掉；而另外开辟一条新的人生大道，希望你千万不可自己耽误自己啊！

第三篇 积善之方

上一篇所讲，改过的种种方法，能够把今生的过失改掉，自然好命就不会变成坏命了；但是还不能把坏命变成好命。因为这一生虽然不犯过失造罪孽，但是前世有没有犯过失，造罪孽，却不知道，若是前世已经犯，这一世虽然不再犯；但是前世所犯的罪过，还是要受报应。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使坏命转成好命呢？这不但要改过，还要积善、积德，才可以把前世所造的罪孽消去。善事积多了，自然能转坏命成好命，并且可以证明它的效验！

【中国积德第一人，就数山东孔圣人，世代子孙都不衰呀！都不衰，七十三代孔德成呀！孔德成。】

易经上说：积善的家庭，一定会有很多福份喜庆的

事。例如，从前姓严的人家，要把他的女儿，许配给孔子的父亲；就将孔家所作的事情，一件一件都提出来；觉得孔家祖先所积的德，多而且长久；所以预知孔家的子孙，将来必定会大发。后来果然生出了孔子。还有，孔子称赞舜的孝，是不平凡的孝顺，孔子说：像舜这样的大孝，不但祖先要享受他的祭祀；并且他的世世代代子孙可以保住他的福德，不会败落。春秋时代的陈国，就是舜传下来的子孙，足以证明舜的后代兴发得相当长久。这都是非常确实的说法啊！

现在我再以过去发生真实的事情，来证明积善的功德。有一位做过少师的人，姓杨名荣，是福建省建宁人。他家世代是以摆渡为生。有一次，雨下得太久，溪水满涨，水势汹涌横冲直撞，把民房都冲失了，被淹死的人顺著水势一直流下来。别的船都去捞取水中漂来的各种财货，只有少师的曾祖父和祖父，专门去救水里漂来的灾民，而财物一件都不捞，乡人都偷笑他们是傻瓜。等到少师的父亲出生后，家道也渐渐的宽裕了。有一位神仙化做道士的模样，向少师的父亲说：你的祖父和父亲，都积了许多阴功，所生的子孙应该发达做大官。可以将你的父亲葬在某一个地方。少师的父亲听了，就照道士所指定的地方，把他的祖父和父亲葬下。这座坟，就是现在大家所知

道的白兔坟。后来少师出生了，到了二十岁就中了进士。一直做官，做到三公里面的少师。皇帝还追封他的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，与少师一样的官位。而且少师的后代子孙，都非常兴旺，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贤能之士。

【杨少师呀！杨少师，祖父曾祖积阴德呀！积阴德；大水来了只救人，财物一概都不取，旁人笑伊是傻瓜，谁知傻瓜享大福呀！享大福！】

浙江宁波人杨自惩，起初在县衙做书办，心地非常厚道；而且守法公平，做事公正；当时的县官，为人严厉方正，有一次偶然打了一个囚犯，一直打到血流到地上，县官还是不息怒；杨自惩就跪下，替囚犯向县官求情，请县官宽谅那个囚犯。县官说：你求情本来没有什么不能放宽的，但是这个囚犯，不守法律，违背道理，不能教人不生气啊！

杨自惩一边叩头一边说：在朝廷中已经没有是非可言了，政治一片黑暗、贪污、腐败，人心散失已经很久了，审问案件若是审出实情，尚且应该替他们伤心，可怜他们不明事理，误蹈法网，不可以因为审出了案情，就欢喜。若是存心欢喜，恐怕会把案件忽略弄错。若是生气，又恐怕犯人受不住打，勉强招认，容易冤枉人。既然欢喜尚且

不可，又怎么可以发火呢？

那县官听了杨自惩的话，非常感动，面容立即和缓下来，不再发怒了！讲到杨自惩的家里，是很穷的；但是他虽然穷，别人送他东西，他一概不肯接受。碰到囚犯缺粮，他却常用许多方法去弄一些米来，救济他们。有一天来了几个新的囚犯，没有东西吃，非常的饿，他自己家里刚巧也欠米。若是拿来给囚犯吃，那么自己家人就没得吃了。如果只顾自己吃，那么囚犯又饿得很可怜，没有办法，便同他的妻子商量。他的妻子问他说：犯人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杭州来的。沿途熬饿，脸上饿得没有一点血色；就像一种又青又黄的菜色，几乎可以用手捧起来。

因此，两夫妇就把自己所存的一些米，用来煮稀饭给新来的囚犯吃。然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，大的叫做守陈，小的叫做守址，作官一直做到南北吏部侍郎。大孙子做到刑部侍郎。小孙子也做到四川按察使。两个儿子，两个孙子，都是名臣；而当今有两个名人楚亭和德政，都是杨自惩的后代。

【囚犯苦呀！囚犯苦，即坐监牢又挨饿，心中凄苦谁人知呀！谁人知；杨书办呀心厚道，夫妻同心帮囚犯，积善之家庆有余呀！庆有余。】

从前明朝英宗正统年间，有一个土匪首领叫作邓茂七，在福建一带造反。福建的读书人和老百姓，跟随他一起造反的很多。皇帝就起用曾经担任都御使的鄞县人张楷，去搜剿他们。张都宪用计策把邓茂七捉住了。后来张都宪又派了福建布政司的一位谢都事，去搜查捉拿剩下的土匪，捉到就杀；但是谢都事不肯乱杀，怕杀错人。便向各处寻找依附贼党的名册，查出来凡是没有依附贼党，名册里还没有他们姓名的人。就暗中给他们一面白布小旗，约定他们，搜查贼党的官兵到的那一天，把这面白布小旗插在自己家门口，表示是清白的民家，并且禁止官兵不准乱杀。因为有这种措施而避免被杀的人，大约有一万人之多。后来谢都事的儿子谢迁，就中了状元，官做到宰相。而且他的孙子谢丕，也中了探花，就是第三名的进士。

【将军呀，不乱杀，后世子孙一定发呀！一定发，谢都事，心慈悲，全活万人子孙昌呀！子孙昌！】

在福建省莆田县的林家，他们的上辈中，有一位老太太喜欢做善事，时常用米粉做粉团给穷人吃。只要有人向她要，她就立刻给，脸上没有表现出一点厌烦的样子。有一位仙人，变作道士，每天早晨向她讨六、七个粉团。

老太太每天给他，一连三年，每天都是这样的布施，没有厌倦过，仙人晓得她作善事的诚心，就向她说：我吃了你三年的粉团，要怎样报答你呢？这样吧，你家后面有一块地，若是你死后葬在这块地上，将来子孙有官爵的，就会像一升麻子那样的多。

后来老太太去世了，她的儿子依照仙人的指示，把老太太安葬下去。林家的子孙第一代发科甲的，就有九人。后来世世代代，做大官的人非常多。因此，福建省竟有一句：‘如果没有姓林的人去赴考，就不能发榜。’的传言。意思是讲：林家考试的人多，并且都能考中，所以到发榜，榜上就不会没有姓林的人。表示林家有功名的人很多。

【林家老太太，喜欢做好事，常常把米粉，做成粉团送人吃呀，送人吃！布施心诚恳，神仙也感动，报答老太太，子孙官爵一大堆呀，一大堆！】

冯琢庵太史的父亲，当他在县学里做秀才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清早，在要去县学的路上，碰到一个人倒在雪地里，用手摸摸看，已经几乎快要冻死了。冯老先生马上就把自己穿的皮袍，脱下来替他穿上；并且还扶他到家里，把他救醒。冯老先生救人后，就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见到一位天神告诉他说：你救人一命，是完全出

自一片至诚的心来救的，所以我要派韩琦投生到你家，做你的儿子。等到后来琢庵生了，就命名叫作冯琦。因为他是宋朝一个文武全才的贤能宰相，叫作韩琦的人来投胎转世的。

【冯老爹，心肠好，救人命呀！功德高；诚心诚意救人命，胜过建造七浮屠呀！七浮屠。】

浙江台州有一个应大猷尚书，壮年的时候在山中读书，夜里头，鬼常聚在一起做鬼叫，来吓唬人，只有应公不怕鬼叫。有一夜，应公听到一个鬼说：有一个妇人，因为丈夫出远门作客，好久没回来，她的公婆判断儿子可能已经死了，所以就逼这个妇人改嫁；但是这个妇人却是要守节，不肯改嫁。所以明天夜里，她要在这里上吊，我可以找到一个替身了。凡是上吊或者是淹死的人，如果没有替身，便无法投生，所以叫替死鬼。

应公听到这些话，动了救人的心，偷偷的把自己的田，卖了四两银子，还马上写了一封假托她丈夫的信；并把银子寄回家的事写在信上说明。这位出外人的父母看了信以后，因为笔迹不像，所以怀疑信是假的。但是后来他们又说：信是可以假的，但是银子不能假呀！一定是儿子很平安，才会把银子寄回来。

他们这样想以后，就不再逼媳妇去改嫁了。后来他们的儿子回来了，这对夫妇就得以保全，像从前新婚时一样，好好的过日子了。隔天晚上，应公又听到那个鬼说：我本来可以找到替身了，那知道被这个秀才坏了我的事啊。

旁边一个鬼说：喂！你为什么不去害死他呢？

那个鬼说：天帝因为这个人心好，有阴德，已经派他去做阴德尚书了，我怎么还能害他呢？

应公听了这两个鬼所讲的话以后，就更加努力，更加发心，善事一天一天去做，功德也一天一天的增加；碰到荒年的时候，每次都捐米谷救人；碰到亲戚有急难，他一定想尽办法帮助人家渡过难关；碰到蛮不讲理的人，或不如意的事，总会反省，责备自己有过失，就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。因为应公能够这样做人，所以他的子孙得到功名，官位的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哩！

【淹死的人呀！吊死的人，都要找替身呀！都要找替身，所以叫做替死鬼呀！替死鬼！】

江苏省常熟县有一位徐凤竹先生，他的父亲本来就

很富有。偶然碰到了荒年，就先把他应收的田租，完全捐掉，做为全县有田的人的榜样。同时又分他自己原有的稻谷，去救济穷人。有一天夜里，他听到有一群鬼在门口唱道：千也不说谎，万也不说谎，徐家秀才，快要做到了举人！

【千也不说谎，万也不说谎，徐家的秀才，快做举人郎呀！快做举人郎。】

那些鬼连续不断的呼叫，夜夜不停。这一年，徐凤竹去参加乡试，果然考中了举人。他的父亲因此更加高兴，努力不倦地做善事，积功德；同时又修桥铺路，施斋饭供养出家人；碰到缺米缺衣的人，也接济他们；凡是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，无不尽心的去做。后来他又听到鬼在门前唱道：千也不说谎，万也不说谎，徐家举人，做官直做到都堂！结果徐凤竹，官做到了两浙的巡抚。

【千也不说谎，万也不说谎，徐家的举人，官做到都堂呀！官做到都堂。】

浙江省嘉兴县有一位姓屠，名叫康僖的人，起初在刑部里做主事的官，夜里就住在监狱里。并且仔细的盘问囚犯，结果发现没罪而被冤枉的，有不少人；但是屠公并不

觉得自己有功劳，他秘密地把这件事，上公文告诉了刑部堂官。

后来到了秋审的时候，刑部堂官，把屠公所提供的话，拣些要点，来审问那些囚犯。囚犯们都老老实实的向堂官供认，没有一个不心服的。因此，堂官就把原来冤枉的，因为受刑不住被逼招认的，释放了十多人。

那个时候京里的百姓，都称赞刑部尚书明察秋毫。后来屠公又向堂官上了一份公文说：在天子脚下，尚且有那么多被冤枉的人；那么全国这样大的地方，千千万万的百姓，那会没有被冤枉的人呢？所以应该每五年再派一位减刑官，到各省去细查囚犯犯罪的实情，确实有罪的，定罪也要公平；若是冤枉的，应该翻案重审，减轻或者释放。

尚书就代为上奏皇帝，皇帝也准了他所建议的办法；就派减刑官，到各省去查察，刚巧屠公也派在内。有一天晚上屠公梦见天神告诉他说：你命里本来没有儿子，但是因为你提出减刑的建议，正与天心相合；所以上帝赐给你三个儿子，将来都可以做大官；穿紫色的袍，束金镶的带。这天晚上，屠公的夫人就有了身孕；后来生下了应垠、应坤、应竣三个儿子，果然都作了高官。

【屠康僖呀！屠康僖，办刑案，有一套，明察秋毫不贪功，平反冤案十多起，建议减刑合天心，命里无子得三子，个个都是做高官呀！做高官。】

有一位嘉兴人，姓包，名叫凭，号信之。他的父亲做过安徽池州府的太守。生了七个儿子，包凭是最小的。他被平湖县姓袁的人家，招赘做女婿；和我父亲常常来往，交情很深。他的学问广博，才气很高，但是每次考试都考不中。因此他对佛教、道教的学问，很注意研究。

有一天，他向东去卯湖游玩，偶然到了一处乡村的佛寺里，因为寺内房屋坏了，看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，露天而立，被雨淋得很湿。当时就打开他的袋子，有十两银子，就拿给这寺里的住持和尚，叫他修理寺院房屋。和尚告诉他说：修寺的工程大，银子少，不够用，没法完工。

因此，他又拿了松江出产的布四匹，再捡竹箱里的七件衣服给和尚。这七件衣服里，有用麻织的料做的夹衣，是新做的；他的佣人要他不要再送了，但是包凭说：只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，能够安好，不被雨淋，我就是赤身露体又有甚么关系呢？和尚听后流著眼泪说：施送银两和衣服布匹，还不是件难事，只是这一点诚心，怎么容易得到呀！

后来房屋修好了，包凭就拉著他父亲同游这座佛寺，并且住在寺中。那天晚上，包凭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寺里的护法神，来谢他说：你做了这些功德，你的儿子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官禄了。后来他的儿子包汴，孙子包怪芳，都中了进士，做到高官。

【包信之，学问好，才气高，可惜考试都不中；偶到一处乡村里，见佛寺、观音像，风吹雨打露天立，布施心、油然而生，难舍能舍心虔诚，感动得和尚流眼泪，梦里护法来道谢，儿孙世世受官禄呀！受官禄。】

浙江省嘉善县有一个叫做支立的人，他的父亲，在县衙中的刑房当书办。有一个囚犯，因为被人冤枉陷害，判了死罪；支书办很可怜他，想要替他向上面的长官求情，宽免他不死。那个囚犯晓得支书办的好意之后，告诉他的妻子说：支公的好意，我觉得很惭愧，没法子报答；明天请他到乡下来，你就嫁给他，他或者会感念这份情份，那么我就可能有活命的机会了。

他的妻子听了之后，没别的办法，所以就边哭边答应了。到了明天，支书办到了乡下，囚犯的妻子就自己出来劝支书办喝酒，并且把他丈夫的意思，完全告诉了支书办。但是支书办不愿意这样做，不过究竟还是尽了全力替

这个囚犯，把案子平反了。后来，囚犯出狱，夫妻两个人一起到支书办家里叩头拜谢说：您这样厚德的人，在近代实在是少有。现在您没有儿子，我有一个女儿，愿意送给您做扫地的小妾。这在情理上是可以说得通的。

支书办听了他的话，就预备了礼物，把这个囚犯的女儿迎娶为妾，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支立，才二十岁就中了举人的前茅，官做到翰林院的书记，后来支立的儿子叫做支高，支高的儿子叫支禄，都被保荐做州学县里的教官。而支禄的儿子叫支大纶，也考中了进士。

【支书办，刑房吏，有位囚犯遭冤屈，被判死罪真可怜；支书办，心慈悲，平反冤狱无条件，厚德感动死囚犯呀！死囚犯！】

以上这十条故事，虽然每人所做的各不相同，不过行的都是一个善字罢了。若是要再精细的加以分类来说，那末做善事；有真的，有假的；有直的，有曲的；有阴的，有阳的；有是的，有不是的；有偏的，有正的；有一半的，有圆满的；有大的，有小的；有难的，有易的。

这种种都各有各的道理，都应该要仔细的辨别。若是做善事，而不知道考究做善事的道理，就自夸自己做善

事，做得怎样有功德，那里知道这不是在做善事，而是在造孽。这样做岂不是冤枉，白费苦心，得不到一些益处啊！我现在把上面所说过的，分类来加以说明。怎么叫做真假呢？从前在元朝的时候有几个读书人，去拜见天目山的高僧中峰和尚，问说：佛家讲善恶的报应，像影子跟著身体一样，人到那里，影子也到那里，永远不分离。这是说行善，定有好报，造恶定有苦报，决不会不报的。为什么现在某一个人是行善的，他的子孙反而不兴旺？有某一个人是作恶的，他的家反倒发达得很？那末佛说的报应，倒是没有凭据了。

中峰和尚回答说：平常人被世俗的见解所蒙蔽，这颗灵明的心，没有洗除干净，因此，法眼未开，所以把真的善行反认为是恶的，真的恶行反算它是善的，这是常有的事情；并且看错了，还不恨自己颠颠倒倒，怎么反而抱怨天的报应错了呢？

大家又说：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，善恶那里会弄得相反呢？

中峰和尚听了之后，便叫他们把所认为是善的，恶的事情都说出来。其中有一个人说：骂人，打人是恶；恭敬人，用礼貌待人是善。

中峰和尚回答说：你说的不一定对喔！

另外一个读书人说：贪财，乱要钱是恶；不贪财，清清白白守正道，是善。

中峰和尚说：你说的也不一定是对喔！

那些读书人，都把各人平时所看到的种种善恶的行为都讲出来，但是中峰和尚都说：不一定全对喔！

那几个读书人，因为他们所说的善恶，中峰和尚都说他们说得不对，所以就请问和尚，究竟怎样才是善？怎样才是恶？

中峰和尚告诉他们说：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，是善；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，是恶。若是做的事情，可以使别人得到益处，那怕是骂人，打人，也都是善；而有益于自己的事情，那么就是恭敬人，用礼貌待人，也都是恶。所以一个人做的善事，使旁人得到利益的就是公，公就是真了；只想到自己要得到的利益，就是私，私就是假了。并且从良心上所发出来的善行，是真；只不过是照例做做就算了的，是假。还有，为善不求报答，不露痕迹，那么所做的善事，是真；但是为著某一种目的，企图有所得，才

去做的善事，是假；像这样的种种，自己都要仔细地考察。

怎样叫做端曲呢？现在的人，看见谨慎不倔强的人，大都称他是善人，而且很看重他；然而古时的圣贤，却是宁愿欣赏志气高，只向前进的人，或者是安份守己，不肯乱来的人。因为这种人，才有担当；有作为，可以教导他，使他上进。

至于那些看起来谨慎小心却是无用的好人，虽然在乡里，大家都喜欢他；但是因为这种人的个性软弱，随波逐流，没有志气，所以圣人一定要说这种人，是伤害道德的贼。这样看来，世俗人所说的善恶观念，分明是和圣人相反。

俗人说是善的，圣人反而说是恶；俗人说是恶的，圣人反而说是善。从这一个观念，推广到各种不同的事情来说，俗人所喜欢的，或者是不喜欢的，完全不同于圣人。那还有不错的吗？天地鬼神庇佑善人报应恶人，他们都和圣人的看法是一样的，圣贤以为是对的，天地鬼神也以为是对的；圣贤以为是错的，天地鬼神也认为是错的，而不和世俗人采取相同的看法。所以凡要积功德，绝对不可以被耳朵所喜欢的声音，眼睛所喜欢的景象所利用，而跟著感觉在走；必须要从起心动念隐微的地方，将自己的心，

默默地洗涤清静，不可让邪恶的念头，污染了自己的心。

所以全是救济世人的心，是直；如果存有一些讨好世俗的心，就是曲。全是爱人的心，是直；如果有一丝一毫对世人怨恨不平的心，就是曲；全是恭敬别人的心，就是直；如果有一丝玩弄世人的心，就是曲。这些都应该细细的去分辨。

怎样叫做阴阳呢？凡是一个人做善事被人知道，叫做阳善；做善事而别人不知道，叫做阴德。有阴德的人，上天自然会知道并且会报酬他的。有阳善的人，大家都晓得他，称赞他，他便享受世上的美名。享受好名声，虽然也是福，但是名这个东西，为天地所忌，天地是不喜欢爱名之人的。只要看世界上享受极大名声的人，而他实际上没有功德，可以称配他所享受的名声，常会遭遇到料想不到的横祸，一个人并没有过失差错，反倒被冤枉，无缘无故被人栽上恶名的人，他的子孙，常常会忽然间发达起来。这样看来，阴德和阳善的分别，真是细微得很，不可以不加以分辨啊！

怎样叫做是非呢？从前春秋时代的鲁国定有一种法律，凡是鲁国人被别的国家抓去做奴隶；若有人肯出钱，把这些人赎回来，就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。但是孔子的学

生子贡，他很有钱，虽然也替人赎回被抓去的人回来，子贡却是不肯接受鲁国的赏金。他不肯接受赏金，纯粹是帮助他人，本意是很好。但是孔子听到之后，很不高兴的说：这件事子贡做错了，凡是圣贤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是要做了以后，能把风俗变好；可以教训，引导百姓做好人，这种事才可以做；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觉得爽快称心，就去做的。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，穷苦的人多；若是受了赏金就算是贪财；那末不肯受贪财之名的人，和钱不多的人，就不肯去赎人了。一定要很有钱的人，才会去赎人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恐怕从此以后，就不会再有人向诸侯赎人了。

子路看见一个人，跌在水里，把他救了上来。那个人就送一只牛来答谢子路，子路就接受了。孔子知道了，很欣慰的说：从今以后，鲁国就会有很多人，自动到深水大河中去救人了。

由这两件事，用世俗的眼光来看，子贡不接受赏金是好的，子路接受牛，是不好的；不料孔子反而称赞子路，责备子贡。照这样看来，要知道一个人做善事，不能只看眼前的效果，而要讲究是不是会产生流传下去的弊端；不能只论一时的影响，而是要讲究长远的是非；不能只论个人的得失，而是要讲究它关系天下大众的影响。

现在所为，虽然是善，但是如果流传下去，对人有害，那就虽然像善，实在还不是善；现在所行，虽然不是善，但是如果流传下去，能够帮助人，那就虽然像不善，实在倒是善！这只不过是拿一件事情来讲讲罢了。说到其它种种，还有很多。例如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，叫做义，但是有的时候，做该做的事，也会做错，做了倒反而坏事。

譬如坏人，可以不必宽放他，有人宽放他，这事情不能说不是义；但是宽放了这个坏人，反而使他的胆子更大，坏事做得更多；结果旁人受害，自己也犯罪；倒不如不要宽放他，给他儆戒，使他不再犯罪的好，不宽放他，是非义，使这个人不再犯罪，是义，这就叫做非义之义。

礼貌是人人应该有的，但是要有分寸，用礼貌对待人，是礼；但若是过份，反而使人骄傲起来，就成为非礼了，这就叫做非礼之礼。

信用虽要紧，但是也要看状况，譬如：顾全小的信用，是信；要顾全小信，却误了大事；反而使得大信，不能顾全，此变成非信了，这就叫做非信之信。

爱人本来是慈；但是因为过份的慈爱，反而使人胆子变大，闯出大祸，那就变成不慈了，这就叫做非慈之慈。

这些问题，都应该细细地加以判断，分别清楚。

什么叫做偏正呢？从前明朝的宰相吕文懿公刚才辞掉宰相的官位，回到家乡来，因为他做官清廉，公正，全国的人都敬佩他，就像是群山拱卫著泰山，众星环绕著北斗星一样。独独有一个乡下人，喝醉酒后，骂吕公。但是吕公并没有因为被他骂而生气，并向自己的用人说：这个人喝酒醉了，不要和他计较。

吕公就关了门，不理睬他。过了一年，这个人犯了死罪入狱，吕公方才懊悔的讲：若是当时同他计较，将他送到官府治罪，可以藉小惩罚而收到大儆戒的效果，他就不至于犯下死罪了，我当时只想心存厚道，所以就轻轻放过他；那知道，反而养成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的恶性。他以为就算是骂宰相，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一直到犯下死罪，送了性命。这就是存善心，反倒做了恶事的一个例子。

也有存了恶心，倒反而做了善事的例子。像有一个大富人家，碰到荒年，穷人大白天在市场上抢米；这个大富人家，便告到县官那里；县官偏偏又不受理这个案子，穷人因此胆子更大，愈加放肆横行了。于是这个大富人家就私底下把抢米的人捉起来关，出他的丑，那些抢米的人，

怕这大富人家捉人，反倒安定下来，不再抢了。若不是因为这样，市面上几乎大乱了。所以善是正，恶是偏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也有存善心，反倒做了恶事的例子。

这是存心虽正，结果变成偏，只可称做正中的偏；不过也有存恶心，反倒做了善事的例子，这是存心虽是偏，结果反成正，只可称做偏中的正；这种道理大家不可不知道。怎样叫做半满的善呢？易经上说：一个人不积善，不会成就好的名誉；不积恶，则不会有杀身的大祸。

书经上说：商朝的罪孽，像穿的一串钱那么满；就仿佛收藏东西装满了一个容器里一样。

如果你很勤奋的，天天去储积，那么终有一天就会积满。商朝由开国一直到纣王，它的过失罪恶，到此时便积满了，因此迅速亡国。如果懒惰些，不去收藏积存，那就不会满。

所说的积善积恶，也像储存东西一样，这是讲半善满善的一种说法。

从前有一户人家的女子，到佛寺里去，想要送些钱给寺里，可惜身上没有多的钱，只有两文钱，就拿来布施给

和尚。而寺里的首席和尚，竟然亲自替她在佛前回向，求忏悔灭罪。后来这位女子进了皇宫做了贵妃，富贵之后，便带了几千两的银子来寺里布施。但是这位主僧，却只是叫他的徒弟，替那个女子回向罢了，那个女子不懂前后两次的布施，为什么待遇差别如此之大？就问主僧说：我从前不过布施两文钱，师父就亲自替我忏悔。现在我布施了几千两银子，而师父不替我回向，不知是什么道理？

主僧回答她说：从前布施的银子虽然少，但是你布施的心，很真切虔诚，所以非我老和尚亲自替你忏悔，便不足以报答你布施的功德；现在布施的钱虽然多，但是你布施的心，不像从前真切，所以叫人代你忏悔，也就够了。这就是几千两银子的布施，只算是半善；而两文钱的布施，却算是满善，道理在此。

又汉朝人钟离把他炼丹的方法，传给吕洞宾，用丹点在铁上，就能变成黄金，可拿来救济世上的穷人。吕洞宾问钟离说：变了金，到底会不会再变回铁呢？

钟离回答说：五百年以后，仍旧要变回原来的铁。

吕洞宾又说：像这样就会害了五百年以后的人，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

钟离教吕洞宾点铁成金，不过是试试他的心而已。现在知道吕洞宾存心善良，所以对他说：修仙要积满三千件功德，听你这句话，你的三千件功德，已经做圆满了。

这是半善满善的又一种讲法。一个人做善事，而内心不可叨念，仿佛自己做了一件不得了的善事；能够这样，那么就随便你所做的任何善事，都能够成功而且圆满。若是做了件善事，这个心就牢记在这件善事上；虽然一生都很勤勉的做善事，也只不过是半善而已。

譬如拿钱去救济人，要内不见布施的我，外不见受布施的人，中不见布施的钱，这才叫做三轮体空，也叫做一心清净。如果能够这样的布施，纵使布施不过一斗米，也可以种下无边无涯的福了；即使布施一文钱，也可以消除一千劫所造的罪了。如果这个心，不能够忘掉所做的善事；虽然用了二十万两黄金去救济别人，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福。这又是一种说法。

怎么叫做大善小善呢？从前有一个人，叫做卫仲达，在翰林院里做官，有一次被鬼卒把他的魂引到了阴间。阴间的主审判官，吩咐手下的书办，把他在阳间所做的善事、恶事两种册子送上来。等册子送到一看，他的恶事册子，多得竟摊满了一院子；而善事的册子，只不过像一支

筷子那样小罢了。主审官又吩咐拿秤来秤秤看，那摊满院子的恶册子反而比较轻，而像一支筷子那样小卷的善册子反而比较重。卫仲达就问说：我年纪还不到四十岁，那会犯了这么多的过失罪恶呢？

主审官说：只要一个念头不正，就是罪恶，不必等到你去犯，譬如看见女色，动了坏念头，那就是犯过。

因此，卫仲达就问这善册子里记的是什麼。主审官说：皇帝有一次曾想要兴建大工程，修三山地方的石桥。你上奏劝皇帝不要修，免得劳民伤财，这就是你的奏章底稿。

卫仲达说：我虽然讲过，但是皇帝不听，还是动工了，对那件事情的进行，并没有发生作用，这份疏表怎么还能有这样大的力量呢？

主审官说：皇帝虽然没有听你的建议，但是你这个念头，目的是要使千万百姓免去劳役；倘使皇帝听你的，那善的力量就更大了哩！

所以立志做善事，目的在利益天下国家百姓，那么善事纵然小，功德却很大。假使只为了利益自己一个人，那

么善事虽然多，功德却很小。

怎么叫做难行易行的善呢？从前有学问的读书人，都说：克制自己的私欲，要从难除去的地方先除起。

孔子的弟子樊迟，问孔子怎样叫作仁？孔子也说，先要从难的地方下工夫。

孔子所说的难，也就是除掉私心；并应该先从最难做，最难克除的地方做起。一定要像江西的一位舒老先生，他在别人家教书，把两年所仅得的薪水，帮助一户穷人，还了他们所欠公家的钱，而免除他们夫妇被拆散的悲剧。

又像河北邯郸县的张老先生，看到一个穷人，把妻儿抵押了，钱也用了；若是没有钱去赎回，恐怕妻儿都要活不成了。于是就舍弃他十年的积蓄，替这个穷人赎回他的妻儿。像舒老先生，张老先生，都是在最难处，旁人不容易舍的，他们竟然能够舍得啊！

又像江苏省镇江的一位靳老先生，虽然年老没有儿子，他的穷邻居，愿意把一个年轻的女儿给他做妾，愿能为他生一个儿子。但是这位靳老先生不忍心误了她的青

春，还是拒绝了，就把这女子送还邻居。这又是很难忍处，而能够忍得住的事呀！所以上天赐给他们这几位老先生的福，也特别的丰厚。

【善有真，也有假，有端有曲有阴阳，有是有非有偏正，有半有满有大小，有难有易当深辨呀，当深辨！】

凡是有财有势的人要立些功德，比平常人来得容易，但是容易做，却不肯做，那就叫做自暴自弃了；而没钱没势的穷人，要做些福，都会有很大的困难，难做到而能做到，这才真是可贵啊！我们为人处事，应该遇到机缘，就去做救济众人的事。不过救济众人，也不是容易的事，救济众人的种类很多，简单的说，它的重要项目，大约有十种：

第一、是与人为善。看到别人有一点善心，我就帮他，使他善心增长。别人做善事，力量不够，做不成功，我就帮他，使他做成功，这都是与人为善。

第二、是爱敬存心。就是对比我学问好，年纪大，辈份高的人，都应该心存敬重。而对比我年纪小，辈份低，景况穷的人，都该要心存爱护。

第三、是成人之美。譬如一个人，要做件好事，尚未决定，则应该劝他尽心尽力去做。别人做善事时，遇到了阻碍；不能成功，应想办法，指引他，劝导他使得他成功；而不可生嫉妒心去破坏他。

第四、是劝人为善。碰到做恶的人，要劝他做恶绝对有苦报，恶事万万做不得。碰到不肯为善，或只肯做些小善的人，就要劝他行善绝对有好报，善事不但要做，而且还要做得多。做得大。

第五、是救人危急。一般人大多喜欢锦上添花，而缺乏雪中送炭的精神；而当遇到他人最危险、最困难、最紧急的关头；能及时向他伸出援手，拉他一把，出钱出力帮他解决危急困境，可以说是功德无量，但是不可以引以为傲！

第六、是兴建大利。有大利益的事情，自然要有大力量的人，才能做到，一个人既然有大力量，自然应该做些大利益的事情，以利益大众。例如，修筑水利系统、救济大灾害等等。但是没有大力量的人，也可以做到的。譬如，发现河堤上有个小洞，水从洞里冒出，只要用些泥土、小石，将小洞塞住，这堤防就可以保住，而防止了水灾的发生。事情虽然小，但这种功效也是不可忽视的。

第七、是舍财作福。俗语说：人为财死，世人的心总爱钱财，求财都来不及，还愿意去舍财济助他人吗？因此，能舍财去消除别人的灾难，解决他人的危急；对一个常人而言，已不简单，对穷人来说，则更加了不起。如按因果来讲，‘舍得，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’‘舍不得，舍不得，不舍就不得。’；做一分善事就会有一分福报，所以不必忧愁我们会因为舍财救人，而使自己的生活陷于绝路。

第八、是护持正法。这种法，就是指各种宗教的法。宗教有正，有邪，法也有正，有邪，邪教的邪法最害人心，自然应该禁止。而具有正知正见的佛法，是最容易劝导人心，挽回善良风俗的。若是有人破坏，一定要用全力保护维持，不可让他破坏。

第九、是敬重尊长。凡是学问深，见识好，职位高，辈份大，年纪老的人，都称为尊长。自己都应该敬重，不可看轻他们。

第十、是爱惜物命。凡是有性命的东西，虽然像蚂蚁那样小；也是有知觉的，晓得痛苦，并且也会贪生怕死。应该要哀怜它们，怎可以乱杀乱吃呢？有人常说：这些东西，本来就是要给人吃的。这话是最不通的，而且都是贪吃的人所造出来的话。

以上所讲的十种，只是大概的说明，下面是分别举例比喻：什么叫做与人善呢？从前虞朝的舜，在他还没有做君主之前，在雷泽湖边看见年轻力壮的渔夫，都拣湖水深处去抓鱼；而那些年老体弱的渔夫，都在水流得急而且水较浅的地方抓。

水流急，鱼停不住，浅滩水少，鱼也比较少，不比水深的地方，鱼都在那里游来游去，较容易抓。那些年轻力壮的渔夫，把好的地方都占去了。

舜看见这种情形，心里面悲伤哀怜他们。就想了一个方法，他自己也去参加捉鱼，看见那些喜欢抢夺的人，就把他们的过失，掩盖起来，而且也不对外讲；看见那些比较谦让的渔夫，便到处称赞他们，拿他们作榜样，并且学习他们谦让的模样。像这样，舜抓了一年的鱼，大家都把水深鱼多的地方让出来了。

舜的故事，不过是用来劝化人，不可误解是劝人抓鱼。要知道抓鱼是犯杀生的罪孽，千万不可以做啊！那么像舜那样明白聪明的圣人，那有不能说几句中肯的话，来教化众人，而一定要亲自参与呢？要晓得舜不用言语来教化众人，而是拿自己做榜样，使人见了，感觉渐愧而改变自己的自私心理，这真是一个用心良苦的人，所费的苦

心啊！

我们生在这个人心风俗败坏，末世的时代，做人很不容易；因此，旁人有不如我的地方，不可以把自己的长处，去盖过旁人？旁人有不善的事情，不可以把自己的善，来和别人比较。别人能力不及我，不可以把自己有的能力，来为难别人。自己纵然有才干聪明，也要收敛起来，不可以外露炫耀，应该像是没有聪明才干一样。要看聪明才干，都是虚的、假的一般。

看到别人有过失，姑且替他包含掩盖。像这样，一方面可以使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另一方面可以使他有所顾忌而不敢放肆。若是扯破面皮，他就没有顾忌了。

看到旁人有些小的长处，可以学的，或有小的善心善事，可以记的；都应该立刻翻转过来，放下自己的主见，学他的长处；并且称赞他，替他广为传扬。一个人在平常生活中，不论讲句话或是做件事，全不可为自己，发起一种自私自利的念头；而要全为了社会大众设想，立出一种规则来，使大众可以通行遵守，这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，把天下所有的一切，都看做是公而不是私的度量呢！

什么叫做爱敬存心呢？君子与小人，从外貌来看，常

常容易混淆，分不出真假。因为小人会装假仁假义，冒充君子。不过这一点存心，君子是善，小人是恶，彼此相去很远，他们的分别，就像黑白两种颜色，绝对相反不同。所以孟子说：君子所以与常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存心啊！

君子所存的心，只有爱人敬人的心。因为人虽然有亲近的，疏远的，有尊贵的，有低微的，有聪明的，有愚笨的，有道德的，有下流的，千千万万不同的种类；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，都是和我们一样有生命，有血有肉，有感情，那一个不该爱他敬他呢？爱敬众人，就是爱敬圣贤人。能够明白众人的意思，就是明白圣贤人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

因为圣贤人本来都希望世界上的人，大家都能安居乐业，过著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所以，我们能够处处爱人，处处敬人，使世上的人，个个平安幸福，也就可以说是代替圣贤，使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能够平安快乐了。

什么叫做成人之美呢？举例来说，若是把一块里面有玉的石头，随便乱丢抛弃，那末这块里面有玉的石头也只不过是和瓦片碎石一样，一文不值了。若是把它好好的加以雕刻琢磨，那么这块石头，就成了非常珍贵的宝物圭璋

了。

一个人也是如此，也全是靠劝导提引；所以看到别人做一件善事，或者是这个人立志向上，而且他的资质足以造就的话；都应该好好的引导他，提拔他，使他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材；或是夸赞他，激励他，扶持他；若是有人冤枉他，就替他辩解冤屈，来替他分担无端被人恶意的毁谤，可以设法代替他，顶替他被毁谤的事实，减轻他所受的毁谤，这样叫做分谤。

务必要使他能够立身于社会，而后才算是尽了我的心意。大概通常的人，对那些与他不同类型的人，都不免有厌恶感，譬如小人恨君子，恶人恨善人。

在同一个乡里的人，都是善的少，不善的多。正因为不善的人很多，善的人少，所以善人处在世俗里，常常被恶人欺负，很难立得住脚，况且豪杰的性情大多数是刚正不屈，并且不注意修饰外表，世俗的眼光，见识不高，只看外表，就说长道短，随便批评；所以做善事也常常容易失败，善人也常常被人毁谤。

碰到这种情形，只有全靠仁人长者，才能纠正那些邪恶不正的人，教导指引他们改邪归正，保护，帮助善人，

使他成立；像这样辟邪显正的功德，实在是最大的。

什么叫做劝人为善呢？一个人既然已经生在世上做了人，那一个没有良心呢？但是因为汲汲地追逐名利，弄得这世间忙碌不堪，只要有名利可得，就昧著良心，不择手段地去做，那就最容易堕落了。所以与别人往来相处，时常要留心观察这个人，若是看他要堕落了，就应该随时随地提醒他，警告他，开发他的糊涂昏乱。

譬如，看见他在长夜里做了一个浑浑噩噩的梦，一定要叫唤他，使他赶快清醒；又譬如看他长久陷落在烦恼里，一定要提拔他一把，使他头脑转为清凉。

像这样以恩待人，功德是最周遍，最广大的了。从前韩文公曾说：以口来劝人，只在一时，事情过了，也就忘了；并且别处的人，无法听到。以书来劝人，可以流传到百世，并且能传遍世界；所以做善书，有立言的大功德。

这里说以口来劝，用书来劝人为善，与前面所讲的与人为善比较起来，虽然较注重形式的痕迹，但是这种对症下药的事，时常会有特殊的效果；这种方法是不可以放弃的。

并且劝人也得要劝的得当，譬如这个人太倔强，不可以用话来劝，你若是用话去劝了，不但是白劝，所劝的话，也成了废话，这叫做失言。如果这个人性情温顺，可以用话来劝，你却是不劝，错过了劝人为善的机会，这叫做失人。失言失人，都是自己智慧不够，分辨不出来，就应该自己仔细反省检讨；如此才能不失言，也不失人。

什么叫做救人危急呢？患难颠沛的事情，在人的一生当中，都是常有的。假使偶而碰到患难危急的人，应该要将他的痛苦，当做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一样，赶快设法解救，看他有什么被人冤屈压迫的事情，或是用话语帮助他申辩明白，或是用种种的方法来救济他的困苦。明朝的崔子曾经说：恩惠不在乎大小，只要在别人危急的时候，赶紧去帮助他就可以了。这句话真正是仁者的话呀！

什么叫做兴建大利呢？讲小的，在一个乡中，讲大的，在一个县内，凡是有益公众的事，最应该发起兴建。或是开辟水道来灌溉农田；或是建筑堤岸来预防水灾；或是修筑桥梁，使行旅交通方便，或是施送茶饭，救济饥饿口渴的人。

随时遇到机会，都要劝导大家，同心协力，出钱出力来兴建；纵然有别人在暗中毁谤你，中伤你；你也不要为

了避嫌疑就不去做，也不要怕辛苦，担心别人嫉妒怨恨，就推托不做，这都是不可以的。

什么叫做舍财作福呢？佛门里的万种善行，以布施为最重要。讲到布施，就只有一个舍字，什么都舍得，就合佛的意思了。

真正明白道理的人，什么都肯舍；譬如自己身上的眼睛，耳朵，鼻子，舌头，身体，念头，没有一样不肯舍掉。譬如，佛陀曾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舍身饲虎。

在身外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也都可以一概舍弃。一个人所有的一切，没有一样不可以舍掉，能够如此，那就身心清净，没有烦恼，就如同佛菩萨了。

若是不能什么都舍，那就先从钱财上著手布施。世间人都把穿衣吃饭，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；因此，钱财上的布施也最为重要；如果我能够痛痛快快地施舍钱财；对内而言，可以破除我小器的毛病；对外而言，则可救济别人的急难。

不过钱财不易看破，起初做起来，难免会有一些勉强，只要舍惯了，心中自然安逸，也就没有什么舍不得

了。这是最容易消除自己的贪念私心，也可以除掉自己对钱财的执著与吝啬。

什么叫做护持正法呢？法是千万年来，有灵性的有情生命的眼目，也是真理的准绳；但是法有正有邪，如果没有正法，如何能够参加帮助天地造化之功呢？怎样会使得各式各样的人以及种种的东西，都能够像裁布成衣那样的成功呢？怎样可以脱出那种种的迷惑，离开那种种的束缚呢？怎样可以建设整理世上一切的事情，和逃出这个污秽世界，生死轮回的苦海呢？这都需要靠有了正法，才像有了光明的大路可走。

所以凡是看到圣贤的寺庙，图像，经典，遗训，都要加以敬重；至于有破损不完全的，都应该要修补，整理。而讲到佛门正法，尤其应该敬重的加以传播宣扬，使大家都重视，才可以上报佛的恩德，这些都是更应该加以全力去实践的。

什么叫做敬重尊长呢？家里的父亲，兄长，国家的君王，长官；以及凡是年岁，道德，职位，见识高的人，都应该格外虔诚的去敬重他们。

在家里侍奉父母，要有深爱父母的心，与委婉和顺的

容貌；而且声要和，气要平；这样不断地薰染成习惯，就变成自然的好性情，这就是和气可以感勤天心的根本办法。

出门在外侍候君王，不论什么事，都应该依照国法去做；不可以为君王不知道，自己就可以随意乱做呀！办一个犯罪的人，不论他的罪轻或重，都要仔细审问，公平地执法；不可以为君王不知道，就可以作威作福冤枉人！

服侍君王，像面对上天一样的恭敬，这是古人所订的规范，这种地方关系阴德最大。你们试看，凡是忠孝人家，他们的子孙，没有不发达久远而且前途兴旺的，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去做。

什么叫做爱惜物命呢？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算他是人，就是在他有这一片恻隐的心罢了。所以孟子说：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。

求仁的，就是求这一片恻隐之心；积德的，也就是积这一片恻隐的心。有恻隐心就是仁；有恻隐心，就是德。没有恻隐心，就是无仁心，没道德。周礼上曾说：每年正月的时候，正是畜牲最容易怀孕的期间，这时候祭品勿用母的。因为要预防畜牲肚里有胎儿的缘故。

孟子说：君子不肯住在厨房附近。就是要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，所以，前辈有四种肉不吃的禁忌。譬如说，听到动物被杀的声音，不吃，或者在它被杀的时候看见，不吃；或者是自己养大的，不吃，或专门为我杀的，不吃。后辈的人，若要学习前辈的仁慈心，一下子做不到断食荤腥，也应该依照前辈的办法，禁戒少吃。

照佛法来讲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，都是因为前生造了孽而投胎做畜牲；等到它们的罪孽还完了后，仍然可以投胎做人的。做人以后若是肯修行，也可以修成佛。那么我今生所吃的肉，难保不就是吃了未来佛的肉，并且现在的畜牲，在无量过去的前世中，也一定曾经做过人；那么它们可能曾做过我前生中的父母，妻子，亲族，朋友，我今天吃的肉，可能就是吃我前生的父母，妻子，亲族，朋友的肉了。而今天我做人，它做畜牲，我吃它，我就造了杀孽，与它结下冤仇。如果被我吃的畜牲，来世它的孽债还清了，投生做了人，而我却因为杀生造孽，投胎做畜牲，恐怕他也要报复我杀他之仇，而来杀我，吃我了。这样说来，还能杀生么？肉还能吃得下吗？况且吃肉就算味道好，也不过是经过嘴里到喉咙那段时候，还觉得有味道，等到咽了下去，还有什么味道？与素菜有什么两样，为什么一定要杀生造孽呢？

虽然一时做不到不吃肉，也应该渐渐地减少吃肉，直到完全不吃。这样子慈悲心就会愈来愈增加。不但杀生应戒，就是那些极小，不论愚蠢的或是有灵性的，凡是有生命的，都应该禁止伤害它们的性命。像要用丝来做衣服，就把蚕茧放在水里烧，那要伤害多少蚕的性命？掘地种田，要杀害地下多少虫的性命；想想我们穿的衣、吃的饭，是从那里来的呢？都是杀它们的命，来养活我们自己；所以糟蹋粮食，浪费东西的罪孽，实在也应该与杀生的罪孽相等。至于随手误伤的生命，脚下误踏而死的生命，又不晓得有多少，这都应该要设法防止。宋朝的苏东坡有首诗说：爱鼠常留饭，怜蛾不点灯。

意思是说：恐怕老鼠饿死，所以为老鼠留些饭；哀怜飞蛾扑到灯上烫死，所以灯也不点。这话是多么的仁厚慈悲呀！

善事无穷无尽，那能说得完；只要把上边说的十件事，加以推广发扬，那么无数的功德，就都完备了。

【救济众人事，种类有很多，简单而言之，大概有十种，与人为善一呀！爱敬存心二，成人之美三呀！劝人为善四，救人危急五呀！兴建大利六，舍财作福七呀！护持正法八，敬重尊长九呀！爱惜物命十呀，爱惜物命十。】

第四篇 谦德之效

第三篇所说的，都是积善的方法，能够积善，自然最好，但人在社会上，不能不和人来往，做人的方法必须加以讲究；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谦虚了。一个人能谦虚，在社会上一定会得到大众广泛的支持与信任，而懂得谦虚，便更知道‘日新又新’的重要；不但学问要求进步，做人做事交朋友等等，样样都要求进步。所有种种的好处，都从谦虚上得来，所以称为谦德。这一篇专讲谦虚的好处，谦虚的效验；大家要仔细的研究，不可以囫囵吞枣，那就必定能够得到大的利益。

【书经说：满招损呀！谦受益，自满的就要招损害；谦虚的就会受到益呀！受到益。】

易经谦卦上说：天的道理，不论什么，凡是骄傲自满的，就要使他亏损，而谦虚的就让他得到益处。地的道理，不论什么，凡是骄傲自满的，也要使他改变，不能让他永远满足；而谦虚的要使他滋润不枯，就像低的地方，流水经过，必定会充满了他的缺陷。鬼神的道理，凡是骄傲自满的，就要使他受害，谦虚的便使他受福。人的道理，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，而喜欢谦虚的人。

这样看来，天、地、鬼、神、人、都看重谦虚的一边。易经上六十四卦，所讲的都是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，教人做人的方法。每一卦爻中，有凶有吉，凶卦是警戒人去恶从善，吉卦是勉励人要日新又新，唯有这个谦卦，每一爻都吉祥。书经上也讲：自满，就会遭到损害，自谦，就会受到益处。

我好几次和许多人去参加考试，每次都看到贫寒的读书人，快要发达考中的时候，脸上一定有一片谦和，而且安详的光采发出来，仿佛可以用手捧住的样子。

辛未年，我到京城去会试，我的同乡嘉善人一起去参加会试的，大约有十个人，只有丁敬宇，这个人最年轻，而且非常谦虚，我告诉同去会试的费锦坡讲：这位老兄，今年一定考中。费锦坡问我说：怎样能看出来呢？

我说：只有谦虚的人，可以承受福报。老兄你看我们十人当中，有诚实厚道，一切事情，不敢抢在人前，像敬宇的吗？有恭恭敬敬，一切多肯顺受，小心谦逊，像敬宇的吗？有受人侮辱而不回答，听到人家毁谤他而不去争辩，像敬宇的吗？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，就是天地鬼神，也都要保佑他，岂有不发达的道理？等到放榜，丁敬宇果然考中了。

丁丑年在京城里，和冯开之住在一起，看见他总是虚心自谦，面容和顺，一点也不骄傲，大大的改变了他小时候的那种习气。他有一位正直又诚实的朋友季霁岩，时常当面指责他的错处，但却只看到他，平心静气地接受朋友的责备，从来不反驳一句话。我告诉他说：一个人有福，一定有福的根苗；有祸，也一定有祸的预兆。只要这个心能够谦虚，上天一定会帮助他，你老兄今年必定能够登第了！后来冯开之果然真的考中了。

赵裕峰，名光远，是山东省冠县人；不满二十岁的时候，就中了举人，后来又考会试，却多次不中。他的父亲做嘉善县的主任秘书，裕峰随同他父亲上任。裕峰非常羡慕嘉善县名士钱明吾的学问，就拿自己的文章去见他，那晓得这位钱先生，竟然拿起笔来，把他的文章都涂掉

了。裕峰不但不发火，并且心服口服，赶紧把自己文章的缺失改了。如此虚心用功的年轻人，实在是少有，到了明年，裕峰就考中了。

壬辰年我入京城去觐见皇帝，见到一位叫夏建所的读书人，看到他的气质，虚怀若谷，毫无一点骄傲的神气，而且他那谦虚的光采，就像会逼近人的样子。我回来告诉朋友说：凡是上天要使这个人发达，在没有发他的福时，一定先发他的智慧，这种智慧一发，那就使浮滑的人自然会变得诚实，放肆的人也就自动收敛了，建所他温和善良到这种地步，是已发了智慧了，上天一定要发他的福了。等到放榜的时候，建所果然考中了。

江阴有一位读书人。名叫张畏岩，他的学问积得很深，文章做得很好，在许多读书人当中，很有名声。甲午年南京乡试，他借住在一处去寺院里，等到放榜，榜上没有他的名字，他不服气，大骂考官，眼睛不清楚，看不出他的文章好。那时候有一个道士在旁微笑，张畏岩马上就把怒火发在道士的身上。道士说：你的文章一定不好。张畏岩更加的发怒说：你没有看到我的文章，怎么知道我写得不好呢？道士说：我常听人说，做文章最要紧的，是心平气和，现在听到你大骂考官，表示你的心非常不平，气

也太暴了，你的文章怎么会好呢？

张畏岩听了道士的话，倒不觉的屈服了，因此，就转过来向道士请教。道士说：要考中功名，全要靠命，命里不该中，文章虽好，也没益处，仍不会考中，一定要你自己改变改变。

张畏岩问道：既然是命，怎样去改变呢？道士说：造命的权，虽然在天，立命的权，还是在我；只要你肯尽力去做善事，多积阴德，什么福不可求得呢？

张畏岩说：我是一个穷读书人，能做什么善事呢？

道士说：行善事，积阴功，都是从这个心做出来的。只要常常存做善事，积阴功的心，功德就无量无边了。就像谦虚这件事，又不要花钱，你为什么不自我反省，自己工夫太浅，不能谦虚，反而骂考官不公平呢？

张畏岩听了道士的话，从此以后就压低一向骄傲的志向，自己很留意把持住自己，勿走错了路，天天加功夫去修善，天天加功夫去积德。到了丁酉年，有一天，他做梦到一处很高的房屋里去，看到一本考试录取的名册，中间有许多的缺行。他看不懂，就问旁边的人说：这是什

么？那个人说：这是今年考试录取的名册。而张畏岩问：为什么名册内有这么多的缺行？那个人又回答说：阴间对那些考试的人，每三年考查一次，一定要积德，没有过失，这册里才会有名字。像名册前面的缺额，都是从前本该考中，但是因为他们最近犯了有罪过的事情，才把名字去掉的。

后来那个人又指了一行说：你三年来，很留心的把持住自己，没犯罪过，或者是应该补上这个空缺了，希望你珍重自爱，勿犯过失！果然张畏岩就在这次的会考，考中了第一百零五名。

【造命的权在天，立命的权在我，只要肯努力，多做善事积阴德呀！积阴德，什么福报求不得呀？求不得？】

从上面所讲的看来，举头三尺高，一定有神明在监察著人的行为。因此，利人，吉祥的事情，都应该赶快的去做；凶险，损人的事，应该避免，不要去做，这是可以由我自己决定的，只要我存好心，约束一切不善的行为，丝毫不得罪天地鬼神，而且还要虚心，自己肯迁就不骄傲，使得天地鬼神，时时哀怜我，才可以有福的根基，那些满怀傲气的人，一定不是远大的器量，就算能发达，也不会长久地享受福报。稍有见识的人，一定不肯把自己肚量，

弄得很狭窄，而自己拒绝可以得到的福，况且谦虚的人，他还有地方可以受到教导，若人不谦虚，谁肯去教他？

并且谦虚的人，肯学别人的好处，别人有善的行动，就去学他，那么得到的善行，就没有穷尽了。尤其是进德修业的人，一定所不可缺少的啊！

【举头三尺高呀！决定有神明，不但要存好心，而且要虚心，不可以做坏事，还要肯迁就，天地鬼神呀，千万莫得罪啊！莫得罪！】

古人有几句老话说：有心要求功名的，一定可以得到功名；有心要求富贵的，一定可以得到富贵。一个人有远大的志向，就像树有根一样；树有根，就会生出丫枝花叶来。

人要立定了这种伟大的志向，必须在每一个念头上，都要谦虚，即使碰到像灰尘一样极小的事情，也要使别人方便，能够做到这样，自然会感动天地了。

而造福全在我自己，自己真心要造，就能够造成。像现在那些求取功名的人，当初那有什么真心，不过是一时的兴致罢了；兴致来了，就去求，兴致退了，就停止，孟

子对齐宣王说：大王喜好音乐，若是到了极点，那么齐国的国运大概可以兴旺了。但是大王喜好音乐，只是个人在追求快乐罢了，若是能把个人追求快乐的心，推广到与民同乐，使百姓都快乐，那么齐国还有不兴旺的么？

我看求科名，也是这样，要把求科名的心，落实推广到积德行善上；并且要尽心尽力地去做，那么命运与福报，就都能够由我自己决定了！

各位听众朋友，在听完了《了凡四训有声书》之后，您的内心一定是感触很多，觉得获益匪浅，这的确确实是一部扣人心弦，净化人心的有声书；而了凡四训这本书的原文，文字非常的优美典雅，表面上看起来，好像并不难了解，但是其中所深藏宇宙人生的道理，却是非常的深奥，必须用心体会，才能有得于心。

所以盼望各位听众朋友，在听过录音带以后，最好能够熟读了凡四训的原文三百遍；必定能够信心益增，效法了凡先生立命精神的决心，会更加的坚定；进而身体力行，断恶修善。于是而个人的学业，事业，家庭均能圆满，成圣成贤，也是指日可待的。

为了利益大众，广为流传，在此我们声明，了凡四训

有声书并没有所谓‘智慧财产权’的问题，非常欢迎善心人士大力提倡翻录，提供各级学校教学参考，来协助我们大、中、小学生的心理建设；并且能净化社会人心，提升道德观念；大家都学了凡精神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行善积德，服务人群，如果说人人能够如此，国家前途一定光明，世界一片祥和。

Part III

附录

袁了凡居士传

袁了凡先生，本名袁黄，字坤仪，江苏省吴江县人。年轻时入赘到浙江省嘉善县姓^{shū}受的人家；因此，在嘉善县得了公费做县里的公读生。他于明穆宗隆庆四年（公元 1570 年），在乡里中了举人；明神宗万历十四年（公元 1586 年）考上进士，奉命到河北省宝坻县做县长。过了七年升拔为兵部「职方司」的主管人，任中碰到日寇侵犯朝鲜，朝鲜向中国求救兵。当时的「经略」（驻朝鲜军事长官）宋应昌奏准请了凡为「军前赞画」（参谋长）的职务，并兼督导支援朝鲜的军队。提督李如松掌握兵权，假装赐给高官俸禄与日寇谈和，日寇信以为真，没有设防；李如松发动突击，攻破形势险要的平壤，因而打败了日寇。

了凡先生因为这件事当面指责李如松，不应用诡诈

的手段对付日寇，这样有损大明朝的国威；而且李如松手下的士兵随便杀害百姓，并以头来记功。了凡向李如松据理力争，李如松发怒；不但不接受劝诫，反而独自带着军队东走，使得了凡所率领的军队孤立无援。日寇因而乘机攻击了凡的军队，幸赖了凡机智应对，将日寇击退。而李如松的军队，最后终于被日寇击败了；他想要脱却自己的罪状，反而以十项罪名弹劾袁了凡；了凡很快地被提出审判，终于在「拾遗」（谏官）的仕内，被迫停职返乡。在家里，了凡非常恳切，认真地行善直到去世，过世时享年七十四岁。

明熹宗天启年间，了凡的冤案终于真相大白，朝廷追叙了凡征讨日寇的功绩，赠封他为「尚宝司少卿」的官衔。

了凡先生从当学生时，就非常喜欢研究学问，书不论古今，事不分轻重，他都认真研究，并且非常通达。例如：星象，法律，水利，理数，兵备，政治，堪輿等。

了凡先生在宝坻县当县长时，非常注重人民的福利，常常想做些有利地方的事情；宝坻县当时常有水灾泛滥，了凡先生于是积极兴办水利，将三汊河疏通，筑堤防以抵挡水患侵袭；并且教导百姓沿着海岸种植柳树，每当海水泛滥，挟带沙土冲上岸时，遇到柳树就积挡下来，久而

久之变成一道堤防。于是了凡先生又督导百姓在堤防上建造沟渠，并鼓励百姓耕种；因此，荒废的土地渐渐地开垦，了凡先生又免除百姓种种杂役以便民，使得百姓安居乐业。

了凡先生家里并不富有，可是却非常喜欢布施，家居生活俭朴，每天诵经持咒，参禅打坐，修习止观。不管公私事务再忙，早晚定课从不间断。在这当中，了凡先生写下四篇短文，当时命名为「戒子文」，用来训诫他儿子，就是后来广行于世的「了凡四训」这本书。

了凡先生的夫人非常贤慧，经常帮助他行善布施，并且依照功过格记下所做的功德，因为她没有读过书，不会写字；因此用鹅毛管沾红墨水，每天在历书上做记号。有时了凡先生较忙，当天所做功德较少，她就皱眉头，希望先生能多做些善事。有一次，她为儿子裁制冬天的大袍子，想买棉絮做内里。

了凡先生问：“家里有丝绵又轻又暖和，为什么还买棉絮呢？”

了凡夫人答：“丝绵较贵，棉絮便宜，我想将家里的丝绵拿去换棉絮，这样可以多裁几件棉袄，赠送给贫寒的

人家过冬！”

了凡先生听了非常高兴说：“你这样虔诚的布施，不怕我们孩子没有福报了！”

他们的儿子袁^{yǎn}俨，后来中了进士，最后以广东省高要县的县长退休。

云谷先大师传

师讳法会，别号云谷，嘉善胥山怀氏子。生于弘治庚申，幼志出世，投邑大云寺某公为师。初习瑜伽 (1)，师每思曰：“出家以生死大事为切，何以碌碌衣食计为？”年十九，即决志操方 (2)，寻登坛受具。闻天台小止观法门，专精修习。法舟济禅师 (3)，续径山之道 (4)，掩关于郡之天宁。师往参扣，呈其所修。舟曰：“止观之要，不依身心气息，内外脱然。子之所修，流于下乘，岂西来的意耶？学道必以悟心为主。”师悲仰请益，舟授以念佛审实话头 (5)，直令重下疑情。师依教日夜参究，寝食俱废。一日受食，食尽亦不自知，碗忽堕地，猛然有省，恍如梦觉。复请益舟，乃蒙印可。阅《宗镜录》，大悟唯心之旨。从此一切经教，及诸祖公案，了然如睹家中故物。于是韬晦丛林，陆沉贱役。一日阅《鐔津集》，见明教大师 (6) 护法

深心，初礼观音大士，日夜称名十万声。师愿效其行，遂顶戴观音大士像，通宵不寐，礼拜经行，终身不懈。

时江南佛法禅道，绝然无闻。师初至金陵，寓天界毘卢阁下行道，见者称异。魏国先王闻之，乃请于西园丛桂庵供养，师住此入定三日夜。居无何 (7)，予先太师祖西林翁 (8)，掌僧录，兼报恩住持，往谒师，即请住本寺之三藏殿。师危坐一龕，绝无将迎，足不越阍 (9) 者三年，人无知者。偶有权贵人游至，见师端坐，以为无礼，谩辱之。师曳杖之摄山栖霞 (10)。

栖霞乃梁朝开山，武帝凿千佛岭，累朝赐供贍田地。道场荒废，殿堂为虎狼巢。师爱其幽深，遂诛茅 (11) 于千佛岭下，影不出山。时有盗侵师，窃去所有，夜行至天明，尚不离庵。人获之，送至师。师食以饮食，尽与所有持去，由是闻者感化。太宰五台陆公，初仕为祠部主政，访古道场，偶游栖霞，见师气宇不凡，雅重之。信宿 (12) 山中，欲重兴其寺，请师为住持。师坚辞，举嵩山善公以应命。善公尽复寺故业，斥豪民占据第宅，为方丈、建禅堂、开讲席、纳四来。江南丛林肇于此，师之力也。

道场既开，往来者众，师乃移居于山之最深处，曰

“天开岩”，吊影如初。一时宰官居士，因陆公开导，多知有禅道，闻师之风，往往造谒。凡参请者，一见，师即问曰：“日用事如何？”无论贵贱僧俗，入室必掷蒲团于地，令其端坐，返观自己本来面目，甚至终日竟夜无一语。临别必叮咛曰：“无空过日。”再见，必问别后用心功夫，难易若何。故荒唐者，茫无以应。以慈愈切而严益重，虽无门庭设施，见者望崖不寒而栗。然师一以等心相摄，从来接人软语低声，一味平怀，未尝有辞色 (13)。士大夫归依者日益众，即不能入山，有请见者，师以化导为心，亦就见 (14)。岁一往来城中，必主于回光寺。每至，则在家二众，归之如绕华座。师一视如幻化人，曾无一念分别心。故亲近者，如婴儿之傍慈母也。出城多主于普德，^{qū hè} 瞿鹤悦公实稟其教。

先太师翁，每延入丈室，动经旬月。予童子时，即亲近执侍，辱师器之，训诲不倦。予年十九，有不欲出家意。师知之，问曰：“汝何背初心耶？”予曰：“第厌其俗耳。”师曰：“汝知厌俗，何不学高僧？古之高僧，天子不以臣礼待之，父母不以子礼畜之。^{chù} 天龙恭敬，不以为喜。当取《传灯录》、《高僧传》读之，则知之矣。”予即简书笥，得《中峰广录》一部，持白师。师曰：“熟味此，即知僧之为贵也。”予由是决志薙染 (15)，实蒙师之开发，乃嘉靖甲

子岁也。丙寅冬，师^{mín}愍禅道绝响，乃集五十三人，结坐禅期于天界。师力拔予入众同参，指示向上一路，教以念佛^{chà}审实话头，是时始知有宗门事 (16)。比南都诸刹 (17)，从禅道者四五人耳。

师垂老，悲心益切。虽最小沙弥，一以慈眼视之，遇之以礼，凡动静威仪，无不耳提面命，循循善诱，见者人人以为亲己。然护法心深，不轻初学，不慢毁戒。诸山僧多不律，凡有干法纪者，师一闻之，不待求而往救，必恳恳当事 (18)，佛法付嘱王臣为外护，惟在仰体佛心，辱僧即辱佛也。闻者莫不改容释然，必至解脱而后已，然竟罔闻于^{wàng}人者。故听者，亦未尝以多事为烦。久久，皆知出于无缘慈也。了凡袁公未第时，参师于山中，相对默坐三日夜，师示之以唯心立命之旨。公奉教事，详《省身录》。由是师道日益重。隆庆辛未，予辞师北游。师诫之曰：“古人行脚，单为求明己躬下事，尔当思他日将何以见父母师友，慎毋虚费草鞋钱也。”予涕泣礼别。

壬申春，嘉禾吏部尚书默泉吴公、刑部尚书旦泉郑公、平湖太仆五台陆公与弟云台，同请师故山 (19)。诸公时时入室问道，每见必炷香请益，执弟子礼。达观可禅师，常同尚书平泉陆公、中书思庵徐公，谒师扣《华严》

宗旨。师为发挥四法界圆融之妙，皆叹未曾有。

师寻常示人，特揭唯心净土法门，生平任缘，未常树立门庭。诸山但有禅讲道场，必请坐方丈。至则举扬百丈规矩，务明先德典刑 (20)，不少假借。居恒安重寡言，出语如空谷音。定力摄持，住山清修，四十余年如一日，胁不至席。终身礼诵，未尝辍一夕。当江南禅道草昧 (21) 之时，出入多口之地，始终无议之者，其操行可知已。

师居乡三载，所蒙化千万计。一夜，四乡之人，见师庵中大火发。及明趋视，师已寂然而逝矣，万历三年乙亥正月初五日也。师生于弘治庚申，世寿七十有五，僧腊五十。弟子真印等，荼毗葬于寺右。

予自离师，遍历诸方，所参知识，未见操履平实、真慈安详之若师者。每一兴想，师之音声色相，昭然心目。以感法乳之深，故至老而不能忘也。师之发迹入道因缘，盖常亲蒙开示。第末后一着，未知所归。前丁巳岁，东游，赴沈定凡居士斋。礼师塔于栖真，乃募建塔亭，置供贍田，少尽一念。见了凡先生铭未悉，乃概述见闻行履为之传，以示来者。师为中兴禅道之祖，惜机语失录，无以发扬秘妙耳。

释德清曰：达摩单传之道，五宗而下，至我明径山之后，狮弦 (22) 将绝响矣。唯我大师，从法舟禅师，续如线之脉。虽未大建法幢^{chuáng}，然当大法草昧之时，挺然力振其道，使人知有向上事。其于见地稳密，操履平实，动静不忘规矩，犹存百丈之典刑。遍阅诸方，纵有作者 (23)，无以越之。岂非一代人天师表欤！清愧钝根下劣，不能克绍家声，有负明教。至若荷法之心，未敢忘于一息也。敬述师生平之概，后之观者，当有以见古人云。